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李太白集注卷六

錢塘 王琦 撰

樂府三十八首

發白馬

題始於梁費昶其辭曰白馬今雖發黃河未結漸云云太白益擬之樂府詩集通典

曰白馬春秋時衛國曹邑有黎陽津一曰白馬津鄭生云守白馬之津是也發白馬言征成而發兵也於此

將軍發白馬旌節渡黃河
簫鼓聒川岳滄溟湧濤洪一作

波武安有震瓦易水無寒歌鐵騎若雪山飲流涸滹沱

揚兵獵月窟轉戰畧朝那倚劒登燕然邊烽列嵯峨蕭

條萬里外耕作五原多一掃清大漠包虎戢金戈

史記正義

括地志云黎陽一名白馬津在滑州白馬縣北三十里唐六典旌節之制命大將帥及遣使於四方則請而假之旌以專賞節以專殺唐書百官志旌以絳帛五丈粉畫虎有銅龍一首纒緋幡紫綵為袋油囊為表節垂畫木盤三相去數寸隅垂尺麻餘與旌同蕭鼓軍中鼓吹之樂也史記秦伐韓趙王令趙奢救之秦軍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震荆軻歌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晉書精甲耀日鐵騎前驅蕭士贇曰鐵騎馬之帶甲者郭璞山海經註今滹沱水出鴈門鹵成縣南武夫山史記索隱滹沱水名并州之川也地理

志云鹵城縣名屬代郡滹沱河自縣東至參合又東至
文安入海史記正義滹沱出代州繁峙縣東南流經五
臺山北東南流過定州入海揚雄長楊賦西歷月窟韻
會畧取也漢書張良畧地唐蒙畧通夜郎顏師古曰凡
言畧地謂行而取之史記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
蕭關正義曰漢朝那故城在原州百泉縣西七十里屬
安定郡後漢書車騎將軍竇憲出雞鹿塞度遼將軍鄧
鴻出柰陽塞南單于出滿夷谷與北匈奴戰于稽落山
大破之追至和渠北鞬海竇憲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
而還太平寰宇記即君成又直北三千里至燕然山又
北行千里至瀚海班固封燕然山銘序蕭條萬里野無
遺寇漢書元鼎五年匈奴入五原殺太守元和郡縣志
鹽州禹貢雍州之域春秋為戎翟所居地及始皇併天
下屬梁州漢武元朔二年置五原郡地有原五所故號
五原五原謂龍游原乞地千原青嶺原岢嵐原橫槽原
也後漢書醜虜破碎遂掃厥庭北邊備對漢趙信既降

匈奴與之畫謀令遠度幕北以要疲漢軍故武帝必欲
越漠征之而大漠之名始通中國幕者漢也言沙磧廣
莫望之漠漠然也漢以後史家變稱為磧磧者沙磧也
其義一也禮記武王克殷反商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
鄭玄註包干戈以虎皮明能以武服兵也正義曰虎武
猛之物也用此虎皮包裹兵器示武王威猛能包制服
天下兵戈也或以虎皮有文欲以現文止武也詩
周頌載載干戈說文載載兵也 濟音呼沱音駝

陌上桑

樂府古題要解陌上桑古詞曰日出東南
隅照我秦氏樓舊說邯鄲女子姓秦名羅

敷為邑人千乘王仁妻仁後為趙王家令羅敷出
採桑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置酒欲奪焉羅敷
善彈箏作陌上桑以自明不從按其歌辭稱羅敷
採桑陌上為使君所邀羅敷盛誇其夫為侍中郎
以拒之與舊說不同按樂府詩集張永元嘉伎
錄相和歌有十五曲其第十五曲曰陌上桑。

美

一作遊

女渭橋東

一作湘綺衣

春還

一作還來

事蠶作五馬如飛

龍

一作如花飛一作飛如花

青絲結金絡不知誰家子調笑來相謔

妾本秦羅敷玉顏艷名都綠條映素手採桑向城隅使

君且不顧況復論秋胡寒蟬愛碧草鳴鳳棲青梧託心

自有處但怪旁人愚徒令

文苑英華作勞

白日暮高駕空踟躕

渭橋已見五卷註鮑照詩李春梅始落工女事蠶作五馬事古今說者不一據墨客揮犀云世稱太守五馬罕

知其故事或言詩云了了干旗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鄭註謂周禮州長建旗漢太守比州長法御五

馬故云後見麗裝先朝奉云古乘駟馬車至漢時太守出則增一馬事見漢官儀演繁露云太守五馬莫知的

據或言詩有良馬五之侯國事也然上言良馬四之下
言良馬六之則或四或六原非定制也漢有駟馬車正
用四馬而鄭玄註詩曰周禮州長建旗漢太守比州長
法御五馬玄以州長比方漢州大小相絕遠矣周之州
乃反統隸於縣比漢太守品秩殊不侔不足為據然鄭
後漢時人則太守之用五馬後漢已然矣至唐白樂天
和春深二十首詩曰五匹鳴珂馬雙輪畫軾車至其自
杭分司有詩曰錢塘五馬留三匹還擬騎游攪擾春杜
詩亦曰使君五馬一馬驄則似真有五馬矣若其制之
所始則未有知者琦按今本毛詩鄭註但云周禮州長
建旗謂州長之屬無漢太守比州長法御五馬之文是
康成未嘗以太守比州長也師古杜詩註云王羲之出
守永嘉庭列五馬後人遂據為太守事今按晉書及古
今傳記載之並未嘗為永嘉太守則其說亦訛也宋人
五色線集北齊柳元伯五子同時領郡時五馬參差於
庭故時人呼太守為五馬今按羅敷行古詞已有使君

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之句則非自北齊始矣潘子真詩
話天子六馬左右騁三公九卿駟馬右騁漢制九卿則
中二千石亦右騁太守相駟馬而已其有功德加秩中
二千石乃右騁故以五馬為太守美稱遜齊間覽及學
林新編云漢官儀朝臣出使以駟馬太守加一馬故為
五馬與龐說相符然亦無他證確然可據唯沈約宋書
引逸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侯駕五卿駕四大夫三
士二庶人一後之太守即古之諸侯故以五馬為太守
故竇庶幾近之前之數說似皆未的王融詩車馬若飛
龍長衢無極已古羅敷行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江
淹詩不知誰家子看花桃李津曹植詩名都多妖女古
羅敷行羅敷善採桑採桑城南隅漢書使君顯生殺之
柄頗師古註為使者故謂之使君西京雜記魯人秋胡
娶妻三月而游官三年休還家其婦採桑於郊胡至郊
而不識其妻也見而悅之乃遺黃金一鎰妻曰妾有夫
游官不返幽閨獨處三年於茲未有被辱於今日也採

不顧胡慚而退至家問家人妻何在曰行採桑於郊未
返既還乃向所挑之婦也郭璞爾雅註寒蟬似蟬而小
青色謝朓詩餘曲詎幾許高駕且踟躕踟躕欲行不進
之貌琦按使君且不顧况復論秋胡二句或有非之
者謂不應以秋胡與使君較量蓋誤解此詩專咏羅敷
事耳殊不知妾本秦羅敷一句是自矜身分如羅敷之
貞潔耳觀首句云美女渭橋東並不實指羅敷又云不
知誰家子亦未切指使君通首辭句不可因此而悟乎
胡孝轅謂此當善領其意政復何礙音哉斯言可為讀
太白集者發凡起例之一端矣 踟音池躑音除

枯魚過河泣

按樂府詩集枯魚過河泣乃雜曲歌辭古詞曰枯魚過河泣何時悔復及

作書與鮐鯉相教慎出入太白擬作與古意同而以萬乘微行為戒更為深切

白龍改常服偶被豫且制誰使爾為魚徒勞

繆本作訴天

帝作書報鯨鯢勿恃風濤勢濤落歸泥沙翻遭螻蟻噬

萬乘慎出入柏人以為誠

一作識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

龍下清冷之淵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

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

冷之淵化為魚天帝曰魚固人所射也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責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

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廣韻鯨大魚也雄曰鯨雌曰鯢太平御覽

魏武四時食制曰東海有大魚如山長五六丈謂之鯨鯢次有如屋者時死岸上膏流九頃其鬚長一丈二三

尺厚六寸眸子如三升椀大骨可為方白淮南子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制於螻蟻離其居也史記高祖從平

城過趙趙王朝夕袒裼蔽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婿禮高祖箕踞置甚慢易之趙相貫高怨八年上從東垣還過

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上欲過宿心動問曰縣
名為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且於余
切音苴鯨音擊鯢音倪胡震
亨曰誠居吏切作識者誤

丁都

一作督

護歌

宋書督護歌者彭城內史徐遠之
為魯軌所殺宋高祖使府督護丁

時收斂殯埋之遠之妻高祖長女也呼時至閣下
自問斂送之事每問輒嘆息曰丁督護其聲哀切
後人因其聲廣其曲焉太白
擬其歌調而其意則另出

雲陽上征去兩岸饒商賈吳牛喘月時拖船一何苦水

濁不可飲壺漿半成土一唱都護歌心摧淚如雨萬人

鑿

緣本
作繫

盤石無由達江潁君看石芒碭掩淚悲千古

元和

郡縣志江南道潤州丹陽縣本舊雲陽縣秦時望氣者
云有王氣故鑿之以敗其勢截其直道使之阿曲故曰
曲阿天寶元年改為丹陽縣馮衍顯志賦沂淮濟而上
征世說滿奮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劉孝標註今之水
牛惟生江淮間故謂之吳牛也南土多暑而此牛畏熱
見月疑是日所以見月則喘漢書控舟而入水顏師古
註控曳也音宅拖與控同成公綏嘯賦坐盤石漱清泉
李善註聲類曰盤大石也毛萇詩傳水涯曰潕漢書高
祖隱於芒碭山澤間應劭註芒屬沛國碭屬梁國二縣
之界有山澤之固此篇蕭註謂是詠秦皇鑿北阮以
壓天子氣一事或曰為韋堅開廣運潭而作借秦為喻
又引吳孫權嘗遣校尉陳勲將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
句容中道自小坵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云云胡
註謂是詠潤州埭埭牽挽之苦也先是潤州不通江開
元中刺史齊澣始移漕路京口塘下直達于江立埭收
課事詳澣本傳澣開新河在江北臥步者太白當作詩

頌美此則獨言其苦仄步岸卑易開潤州岸高難開地勢至今猶然白詩並紀實也當時汴淮運路濬並用牛曳即潤州可推矣芒石稜礪石文指所鑿盤石云云琦以全篇詩意參釋舊註三說皆不類即胡說亦未是考之地誌芒碭諸山實產文石意者是時官司取石於此山做身搬運適當天旱水涸牽挽而行期令峻急役者勞苦太白憫之而作此詩督護是指當時監督之有司鑿字舊本或作繫字萬人繫盤石無由達江詩旨並覺顯然即作鑿字謂此萬夫所鑿之盤石為數甚多無由即達江潯如此詮釋自無礙君看石芒碭掩淚悲千古者謂芒碭產此文石千古不絕則千古當為民累有心者能不覩之而生悲哉雖用漢書芒碭字然與漢高避匿事全然無涉也喘音
舛芒音忙碭音唐又音蕩

相逢行

一作有贈 樂府詩相逢行乃相和歌清調六曲之一 一曰相逢狹路間行亦曰長

安有狹
邪行

朝

世本作
胡誤

騎五花馬謁帝出銀臺秀色誰家子雲車一作

中

珠箔開金鞭遙指點玉勒近遲迴夾轂相借問疑作

知

從天上來

一本下多憐腸愁欲斷斜日復相感
催下車何輕盈飄然似落梅四句
胡本

作

入青綺門當歌共銜杯

一作嬌羞初解
珮語笑共銜杯

銜杯映歌扇

似月雲中見相見不得

一作相

親不如不相見相見情已

深未語可知心胡為守空閨孤眠愁錦衾錦衾與羅幃

纏綿會有時春風正澹蕩暮雨來何遲

一作春風正斜
結青鳥來何遲

願因三青鳥更報長相思光景不待人須臾髮成絲當

年失行樂老去徒傷悲持此道密意無令曠佳期

五花馬詳

見三卷註曹植詩謁帝承明廬按雍錄所載六典大明宮圖紫宸殿側有右銀臺門左銀臺門李肇記曰學士下直出門相詭謂之小三昧出銀臺乘馬謂之大三昧三昧者釋氏語言其去纏縛而得自在也用此言之則學士自出院門而至右銀臺門皆步行直至已出官城銀臺門外乃得乘馬也三輔黃圖金玉珠璣為簾箔薛道衡詩卧馳飛玉勒立騎轉銀鞍說文勒馬頭絡銜也古相逢行夾轂問君家水經註長安東出第三門本名霸城門民見門色青又名青城門或曰青綺門亦曰青門劉伶酒德頌捧罇承槽銜杯漱醪曹植詩妾身守空閨詩園風錦衾爛兮鮑照詩春風澹蕩俠思多陳子昂詩春風正澹蕩白露已清冷山海經西山經三危之山三

青鳥居之郭璞註三青鳥主為西王母取食者別自棲
息於此山也又大荒西經沃之野有三青鳥赤首黑目
一名曰大鵩一名曰少鵩一名曰青鳥郭璞註皆西王
母所使也古長歌行老大徒傷悲楊升菴外集載太
白相逢行云此詩予家藏樂史本最善今本無憐腸愁
欲斷斜日復相催下車何輕盈飄然似落梅四句他句
亦不同數字故傳錄之太白號斗酒百篇而其詩精鍊
若此所以不可及也琦嘗細校其文所謂不同數字者
嬌羞初解珮語笑共銜杯不得親作不相親他本亦有
同者若近遲回作乍遲回願因作願言更報作却寄當
年失行樂作壯年不行樂老去作老大而中間又無春
風正澹蕩二句則諸本皆無同者據此樂史原本明中
葉時尚有存者今則斷帙殘編無由得觀不深可惜乎
胡震亨曰相和歌本辭言相逢年少問知其家之豪
盛太白則言相逢之後仍不得相親恐失佳期回環致

望不已較古詞用意尤為婉轉離騷詠不得于君必託
男女致詞如云初既與余有成言今後悔適而有他又
云日月忽其不淹兮恐美人之遲暮太白此篇詩題雖
取之樂府詩意實本自離騷蓋有已近君而有不得終
近之意馬臣子睽隔之傷思慕之誠具
見于是不可僅作艷詞讀也 箔音薄

千里思

一作千里曲 北魏祖叔辨作千里思其
辭曰細君辭漢宇王嬌即虜衛無因上林

鴈但見邊城蕪葢為女子之遠適吳國者
而言太白擬之另以蘇李別後相思為辭

李陵沒胡沙蘇武還漢家迢迢五原關朔雪亂邊花一作

愁見雪
如花

一去隔絕國思歸但長嗟鴻雁向西北因一作

書報天涯

史記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
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兵矢既盡士

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闕八
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
不到遂降匈奴漢書地理志代郡有五原關太平寰宇
記鹽州五原郡今理五原縣唐貞觀二年縣與州同立
以其地勢有五原舊有五原關因為郡邑之稱江淹別
賦一去絕國詎相見期李善註絕國絕遠之國也琦按
文選有李少卿荅蘇武書李周翰註漢書曰李陵字少
卿以天漢二年率步卒五千人出塞與單于戰力屈乃
降在匈奴中與蘇武相見武得歸為書與陵令歸漢陵
作書荅之此詩未聯正用其事又按文苑英華載唐人
省試詩題有李都尉重陽日得蘇屬國書
其事他書所不見更屬異聞因附錄之

樹中草

梁簡文帝有樹中草
詩太白蓋擬之也

鳥銜野田草誤入枯桑裏客土植危根逢春猶不死草

木雖無情因依尚可生如何同枝葉各自有枯榮

謝靈運詩

青青野田草漢書客土疏惡潘岳楊仲武謀如彼危根當此衝颺胡震亨曰梁簡文帝本辭幸有青袍色聊

因翠幄凋雖問珊瑚蒂非是合歡條此詩雖擬舊題而借諷同根辭意尤微非復宮體物色初裁矣

君馬黃

按宋書漢鼓吹鏡歌十八曲有君馬黃歌

君馬黃我馬白馬色雖不同人心本無隔共作遊冶盤

雙行洛陽陌長劍既照曜高冠何艷赫各有千金裘俱

為五侯客猛虎落陷穽壯士

綵本作夫

時屈厄相知在急難

獨好亦

一作知

何益

車轂驄馬詩意欲驂驪走先作野遊盤後漢書高冠長劍紆金懷紫潘岳

射雉賦搗朱冠之艷赫徐爰註艷赫赤色貌漢紀五侯
羣弟皆通敏人事好士養賢傾財施與以相高尚時谷
永與齊人樓護俱為五侯上客漢書司馬遷傳猛虎處
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穿檻之中搖尾而求食詩小雅
兄弟急難胡震亨曰漢鏡歌君馬黃曲解舊無其解
後之擬者但咏馬而已惟太白相知急難二語似獨得
其解者按本解云君馬黃臣馬蒼二馬同逐臣馬良借
言我馬之良喻我所效于友者較勝古者君臣之稱通
乎上下故也其曰美人歸以南駕車馳馬美人傷我心
佳人歸以北駕車馳馬佳人要終極者美人佳人亦稱
其友駕車馳馬南北就上馬之同遂言其分馳而去以
喻交之不終而一則曰傷我心一則曰安終極雖然之
不忍明言之則尤有不出惡聲之意馬蓋古交友相責
望之詞采詩者以其言之含蓄近厚故入之于樂非太
白幾無能發明
之矣 抱音釋

擬古

融融白玉輝映我青蛾眉寶鏡似空水落花如風吹出

門望帝

繆本
作同

子落花如風吹安得黃鶴羽一報佳人知

庾信咏鏡詩光如一片水江淹詩北渚有帝子蕩漾不可期呂延濟註帝子娥皇女英蕩漾言隨波上下不可與之結期江淹去故鄉賦願使黃鶴分報佳人

折楊柳

文獻通考鼓角橫吹十五曲中有折楊柳胡震亨曰本古橫吹曲辭亡梁陳後擬者

皆作閨人思遠戍之辭太白詩亦同此意

垂楊

一作楊柳

拂淥水搖艷

一作艷

東風年花明玉闌雪葉暖

金窓烟美人結長想對此心淒然攀條折春色遠寄龍

庭前

一作沙邊 漢紀匈奴五月大會龍庭而祭其先祖天地鬼神

少年子

齊王融梁吳均皆有少年子

青雲少年子挾彈章臺左鞍馬四邊開突如流星過金

丸落飛鳥

文苑英華作肉

夜入

文苑英華作深

瓊樓卧夷齊是何人獨

守西山餓

玉海秦有章臺宮蘇秦傳云朝於章臺之下揚雄云蘭生收功於章臺西京雜記韓嫣好

彈常以金為丸所失者日有十餘長安為之語曰苦飢寒逐金九京師兒童每聞嫣出彈輒隨之望丸所落輒拾馬沈佺期詩今春芳苑游接武上瓊樓史記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

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
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哀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索隱
曰西山即首陽山此篇是刺當時貴家子弟驕縱侈
肆者之作末引夷齊大節以相繩而嘆其有天淵之隔
也是何人謂彼二人亦是孤竹之貴公子乃能棄富貴
如浮雲甘心窮餓而無悔民到于今稱之視彼狂童寧
免下流之謂也耶

紫騮馬

按樂府詩集橫吹十八曲中有紫騮馬

紫騮行

一作騮

且嘶雙翻碧玉蹄臨流不肯渡似惜錦障

泥白雪關山

一作城

遠黃雲海戍迷揮鞭萬里去安

一作何

得念

一作戀

春閨

紫騮赤色馬也唐人謂之紫騮今人謂之棗騮沈佺期驄馬詩四蹄碧玉片雙

服黃金腫晉書王濟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乾陣泥
前有水終不肯渡濟云此必是惜陣泥使人解去便渡
按陣泥是披馬鞍旁者胡三省通鑑註類篇馬陣泥曰
韞蜀註云擁護泥淨也白雪黃雲皆唐時戎名白雪戎
在蜀地與吐蕃接壤杜詩屢用之黃雲戎未詳所在戎
昱詩擒生黑山北殺敵黃雲西薛逢詩豈知萬里黃雲
戍血迸金瘡卧鐵衣按古今樂錄紫騮馬古辭曰十
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道逢鄉里人家中有阿誰又梁
曲曰獨柯不成樹獨樹不成林念郎錦襦恒長不忘
心蓋從軍久戍懷歸之作也若梁簡文帝梁元帝陳後
主徐陵諸作但祇咏馬而已太白則咏馬而兼及從軍
遠戍不戀室家之樂仍不失古辭之意陣音帳亦音
章

少年行二首

樂府詩集以少年行少
年子皆入雜曲歌辭中

擊筑飲美酒劍歌易水湄經過燕太子結託并州兒少

年負壯氣奮烈自有時因聲魯句踐爭博勿相欺

一本因聲

作因擊爭博作爭情者非 漢書音義筑應劭曰狀似琴而大頭安弦以竹擊之故名曰筑顏師古曰今筑形

似瑟而細頸太平御覽樂書曰筑者形如頌琴施十三弦項細肩圓品聲按柱鼓法以左手扼之右手以竹尺

擊之隨調應律唐代編入雅樂釋名曰筑以竹鼓之也如箏細項古襄陽歌舉鞭問葛疆何如并州兒徐悱詩

少年負壯氣耿介立銜冠史記荆軻遊於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至燕

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

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魯句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非

人也餘見
擬恨賦註

其二

此首一作
小技歌行

五陵年少金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落花踏盡遊何處

笑入胡姬酒肆中

水經註凌雲臺西有金市北對洛陽
藝文類聚西征記曰洛陽舊有三

市一曰金市在宮西大城內太平寰宇記三市洛陽記
云大市名金市在大城西南市在大城南馬市在大城
東按金市在臨商觀
西兌為金故曰金市

白鼻騮

按樂府詩集高陽樂人歌古今樂錄曰魏
高陽王樂人所作也又有白鼻騮蓋出於

此其詞曰可憐白鼻騮相將入
酒家無錢但共飲畫地作交賒

銀

一作金

鞍白鼻騮綠地

一作池

障泥錦細雨春風花落時

一作春風細
雨落花時

揮鞭直就胡姬飲

毛萇詩傳黃馬黑喙曰騮
西京雜記武帝得貳

師天馬以玳瑁石為鞍鑣以金銀鋪石以綠地五色錦
為蔽泥綠地字本此楊升菴外集引此詩作綠池又曲
為池字作鮮甚謬蔽泥即障泥也詳
見前紫騮馬註中 騮音瓜又音戈

豫章行

蕭士贇曰王僧虔技錄相
和歌清調六曲有豫章行

胡風吹代馬

一作燕人
攢赤羽

北擁魯陽關吳兵照海雪西討

何時還半渡上遼津黃雲慘無顏老母與子別呼天野

草間白馬

一作百鳥

繞旌旗悲鳴相追攀白楊秋月苦早落

豫章山本為休明人斬虜素不閑豈惜戰鬪死為君掃

凶頑精感石沒羽豈云憚險艱樓船若鯨飛波蕩落星

灣此曲不可奏三軍髮

繆本作鬢

成斑

鮑照詩胡風吹朔雪元和郡縣志魯陽關

在鄧州向城縣北八十里今鄧汝二州於此分境荆豫徑逢斯為險要張景陽詩云朝登魯陽關峽路峭且深太平寰宇記汝州魯山縣有魯陽關淮南子云魯陽公與韓戰酣日暮援戈而揮之日為之返三舍即此地也水經註僚水又徑海昏縣謂之上僚水又謂之海昏江分為二水縣東津上有亭為濟渡之要其水東北徑昌邑而東出豫章大江豫章古今記上遼津在海昏縣東二十里通典豫章郡建昌縣有上遼津江西志上僚水在南昌府城西北一百二十里源出建昌縣經奉新縣流入僚遼繚三字雖異其實一也古豫章行白楊初生

時乃在豫章山鮑照蕪城賦白楊早落白馬繞旌旗悲
鳴相追攀謂子母離別之時乘馬亦為之感動而哀嘶
也白楊秋月苦早吹豫章山謂見草木之凋殘亦若為
發子悲慟者之所感召也總以寓從軍者離別時情景
耳爾雅閑習也漢紀李廣嘗獵見草中石以為伏虎射
之入石沒羽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太平寰宇
記落星山在廬山東周圍一百五十步高丈許圖經云
昔有星墜水化為石當彭蠡灣中俗呼為落星灣一統
志落星湖在江西彭蠡湖西北湖有小山相傳星墜水
所化陳王僧辨破侯景於落星灣即此處蕭士贇曰落
星灣在今南康軍城之右唐時屬江州及洪州輿地廣
記曰昔有星墜水化為石夏秋之交湖水方漲則星石
浮於波瀾之上隆冬水涸可以步涉寺居其上曰法安
院胡震亨曰太白豫章行益咏永王瑒事而自悼也古
辭云白楊初生時乃在豫章山涼秋八九月山客持斧
斤根株已斷絕顛倒巖石間益白卧廬山為瑒行及

事敗又于尋陽繫獄其地皆屬豫章故巧借此題為辭而
以白楊之生落于豫章者自况寫身名墮壞之痛而終
不言璘之累已則猶近于厚得風人之意馬琦謂此詩
蓋為征戍之將士而言也按唐書來瑱傳上元二年
破史思明餘黨于魯山俘其賊渠又戰汝州獲其牛馬
索駁知是時汝鄧之間為賊兵往來之地所謂吳風吹
代馬北擁魯陽關乃安史之兵而非永王之兵也集中
有中丞宋公以吳兵三千赴河南軍次尋陽之文又為
宋中丞祭九江文中有遵奉王命大舉天兵樓船先濟
士馬無虞之辭是知所謂吳兵者即宋中丞所統三千
之兵所謂上遼津者即樓船所濟之津詩之作也當在
是時無疑與永王璘事全無干涉而吳氏更于每段中
必引璘事以強合之牽扯支離盡失本詩解意矣 鯨音擎

沐浴子

胡震亨曰沐浴子梁陳間曲也古辭澡身經蘭沱濯髮儗芳洲太白擬作專用楚詞

漁父
事

沐芳莫彈冠浴蘭莫振衣處世忌太潔至

一作志

人貴藏

暉滄浪有釣叟吾與爾同歸

楚詞漁父篇屈原既放遯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

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渾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舖其糟而歠其醕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又安能以皎皎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又雲中君篇浴蘭湯

芳兮沐

高句驪

後漢書東夷傳高句驪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穢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地

方二千里唐書高麗本扶餘別種也地東跨海距新羅南亦跨海距百濟西北度遼水與營州接北靺鞨其君居平壤城漢東樂浪郡也去京師五千里而羸石林燕語高麗自三國以來見於史者句驪其國號高其姓也隋去句字故自唐以來止稱高麗

金花折風帽白馬小遲回翩翩舞廣袖似鳥海東來

北史

高句驪傳人皆頭削折風形如弁士人加插二鳥羽貴者其冠曰蘇骨多用紫羅為之飾以金銀服大袖衫大口袴素皮帶黃草履

靜夜思

吳震亨曰思歸之辭也太白自製名

牀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山月低頭思故鄉

梁簡

文帝詩夜月似秋霜

淙水曲

綠水本琴曲名太白襲用其題以寓所見其實則采菱采蓮之遺意也

淙水明秋日

蕭本作月

南湖採白蘋荷花嬌欲語愁殺蕩舟

人

楚辭登白蘋兮騁望王逸註蘋草秋生今南方湖澤人皆有之爾雅翼蘋葉四方中拆如十字根生水底葉

數水上五月有花白色故謂之白蘋韓非子蔡女為齊桓公妻桓公與之乘舟夫人蕩舟桓公大懼並載左傳

鳳凰曲

與下鳳臺曲同意但名不同耳

羸女吹玉簫吟弄天上春青鸞不獨去更有携手人影

滅綵雲斷遺聲落西秦

列仙傳簫史者秦穆公時人也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於庭穆

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日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年吹似鳳聲鳳凰來止其屋公為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旦皆隨鳳凰飛去故秦人為作鳳女祠於雍宮中時有簫聲而已秦羸姓也故稱秦女曰羸女陳子昂詩結交羸臺女吟弄昇天行藝文類聚次疑註曰凡象鳳者有五多赤色者鳳多青色者鸞多黃色者鸞雛多紫色者鸞鸞多白色者鸞鮑照詩鳳臺無還駕簫管有遺聲羸音盈

鳳臺曲

按樂府詩集梁武帝製上雲樂七曲其一曰鳳臺曲

嘗聞秦帝女傳得鳳凰聲是日逢仙子當時別有情人

吹彩簫去天借綠雲迎曲

一作心

在身不返空餘美玉名

從軍行

樂府古題要解從軍行皆述軍旅辛苦之詞也按樂府詩集從軍行乃相和歌平調

七曲之一

從軍玉門道逐虜金微山笛奏梅花曲刀開明月環鼓

聲鳴海上兵氣擁雲間願斬單于首長驅靜鐵關

北史史祥

出玉門道擊虜破之後漢書竇憲達左校尉耿种出居延塞圍北單于於金微山破之按白帖笛有落梅花之曲類師古漢書註單于匈奴天子之號也戰國策輕卒銳兵長驅至國唐書地理志自馬耆西五十里過鐵門關法苑珠林自高昌至於鐵門凡經一十六國其鐵門者即是漢之西屏鐵門之關見漢門扇一豎一卧外鐵

果木加懸諸鈴必掩此關實惟天固釋迹方誌鐵門關
左右石壁其色如鐵鐵固門屏懸鈴尚在卽漢塞之西
門也出鐵門關便至
觀貨運國單音蟬

秋思

春陽如昨日碧樹鳴黃鸝蕪然蕙草暮颯爾涼風吹天

秋木葉下月冷莎雞悲坐愁羣芳歇白露凋華滋

江淹詩碧

樹先秋落張華食經註倉庚今謂之黃鸝黃鸝是也野
民曰黃栗留語聲轉耳其色黧黑而黃故名黃鸝詩云
黃鳥以色呼也北人呼為楚雀云此鳥鳴之時蠶事方
興蠶婦以為候歲華紀麗秋風曰涼風楚辭洞庭波兮
木葉下莎雞卽今之紡績娘詳見四卷註楚辭蘋蘩兮
而節離兮芳以歇而不止詩人用芳歇字本此古詩錄

葉發華滋
音離莎音梭

春思

燕草如碧絲秦桑低綠枝當君懷歸日是妾斷腸時春

風不相識何事入羅帷

蕭士贇曰燕北地寒生草遲當秦地桑桑低綠之時燕草方生

與其夫方萌懷歸之志猶燕草之方生妾則思君之久猶秦桑之已低綠也未句喻此心貞潔非外物所能動此詩可謂得國風不淫不諱之體矣

秋思

燕支

繆本作關氏

黃葉落妾望白

蕭本作自

登臺海上

一作月出

碧雲

斷單于

一作蟬聲

秋色來胡兵沙塞合漢使玉關回征客無

歸日空悲蕙草摧

慎蒙名山記馬支山在陝西山丹衛東南五十里一名山丹山漢霍去病

將萬騎涉狐奴水過馬支山即此燕支即馬支也史記正義括地志云朔州定襄縣本漢平城縣縣東北三十里有白登山山上有臺名曰白登臺漢書匈奴傳曰冒頓圍高帝於白登七日即此也服虔曰白登臺名去平城七里如淳曰平城旁之高地若邱陵也李穆叔趙記云平城東七里有土山高百餘尺方十餘里亦謂此也水經註今平城東十七里有臺即白登臺也臺南對岡阜即白登山也故漢書稱上遂至平城上白登者也為匈奴所圍處太平寰宇記白登臺在雲州雲中縣東北三十里山西通志白登山在大同府大同縣城東一百四十里上有白登臺即冒頓圍漢高帝處梁元帝橫吹曲云朝踐青阪道暮上白登臺謂此胡註以自登臺為

是而皆白登臺為誤恐未是單于本是匈奴位號猶中
國天子稱也然在此處又作地名解劉昫唐書單于都
護府秦漢時雲中郡地也唐龍朔三年置雲中都護府
麟德元年改為單于大都護府東北至朔州五百五十
七里在京師東北二千三百五十
里去東都三千里之遙 單音蟬

子夜吳歌四首

宋書子夜歌者有女子名子夜造
此聲晉孝武太元中瑯琊王軻之

家有鬼歌子夜殷允為豫章時豫章僑人庾僧度
家亦有鬼歌子夜殷允為豫章亦是太元中則子
夜是此時以前人也樂府古題要解子夜舊史云
晉有女子曰子夜所作聲至哀後人因為四時行
樂之詞謂之子夜
四時歌吳聲也

秦地羅敷女採桑綠水邊素手青條上紅粧白日鮮蠶

飢妾欲去五馬莫留連

陌上桑古辭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

敷羅敷善採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為籠系桂枝為籠鉤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網綺為下裙紫綺為上襦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遣吏問是誰家妹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羅敷年幾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頗有餘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羅敷前致辭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梁武帝子夜四時歌君住馬已疲妾去鬢欲飢胡震亨曰清商吳曲子夜歌後入更為子夜四時等歌其歌本四句太白擬之六句為異然當時歌此者亦自有送聲有變頭則古辭故未可拘矣

其二

鏡湖三百里菡萏發荷花五月西施採人看隘若耶回

舟不待月歸去越王家

通典漢順帝永和五年馬臻為會稽太守創立鏡湖在會稽山

陰兩縣界築塘蓄水水高田丈餘田又高海丈餘若水少則洩湖灌田如水多則閉湖洩田中水入海所以無凶年其堤塘周圍三百一十里都溉田九千餘頃毛萇詩傳菡萏荷花也說文芙蓉未發為菡萏已發為芙蓉方輿勝覽若耶溪在會稽縣東南二十五里北流與鏡湖合西施採蓮歐冶鑄劍之所菡戶感切音憾萏徒感切談上聲

其三

長安一片月萬戶擣衣聲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何

日平胡虜良人罷遠征

詩國風見此良人正義曰妻謂夫曰良人

其四

明朝驛使發一夜絮征袍素手抽針冷那堪把剪刀裁

縫寄遠道幾日到臨洮

曹植詩發篋造裳衣裁縫純與素唐時臨洮郡即洮州也屬隴

右道與吐番相近有莫門軍神策軍在古為西羌之地洮音桃又音叨

對酒行

繆本少行字樂府詩集張永元嘉伎錄相和歌十五曲其十曰對酒行樂府古題

要解對酒行闕古辭曹魏樂奏武帝所賦對酒歌太平其旨言王者德澤廣被政理人和萬物咸遂若范雲對酒心自足則言但當為樂勿徇名自欺也太白此詩以浮生若電對酒正當樂飲為辭似擬短歌行對酒當歌之一篇也

松子棲金華安期入蓬海此人古之仙羽化竟何在浮
生速流電倏忽變光彩天地無彫換容顏有遷改對酒

不肯飲含情欲誰待

元和郡縣志金華山在婺州金華縣北二十里赤松子得道處路史

酈氏水經註謂赤松子游金華山自燒而化故今山上有赤松壇曹植詩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歎阮籍詩安期步天路松子與世違稱赤松子曰松子本北地朴子安期先生者賣藥於海邊瑯瑯人傳世見之計已千年秦始皇請與語三日三夜其言高其旨遠博而有證始皇異之乃賜之金璧可值數千萬安期受而置之於阜鄉亭以赤玉舄一兩為報留書曰復數千歲求我於蓬萊山道家謂仙去曰羽化陶潛詩一生復能幾倏如流電驚費昰詩人生百年如流電陶潛詩有酒不肯飲王仲宣詩今日不極歡含情欲待誰李善註含情謂含其

歡情而
不暢也

估客行

繆本作估客樂通典估客樂者齊武帝之所製也武帝布衣時常游樊鄧登祚以

後追憶往事而作歌曰昔經樊鄧役阻潮梅根渚
感憶追往事意滿情不叙梁改其名為商旅行

海客乘天風將船遠行役譬如雲中鳥一去無蹤跡

胡震

亨曰估客行即西曲之估客樂西曲中有長橋鐵鹿子
布帆阿那起詭儼安在間一去數千里此云一去無蹤
跡更難為情

擣衣篇

閨裏佳人年十餘嘯蛾對影恨離居忽逢江上春歸日

銜得雲中尺素書
玉手開絨長嘆息
狂胡本作征夫猶戍交

河北萬里交河水
北流願為雙鳥蕭本作燕泛中洲
君邊雲

擁青絲騎妾處
苔生紅粉粧樓上
春風日將歇
誰能攬

鏡看愁髮曉吹員胡本作篳管隨落花
夜擣戎衣向明月
明

月高高刻漏長
真珠簾箔掩蘭室
橫垂寶幄同心結
半

拂瓊筵蘇合香
瓊筵寶幄連枝錦
燈燭熒熒照孤寢
有

使蕭本作便憑將金剪刀
為君留下相思枕
摘盡庭蘭不見

君紅巾拭淚生胡本作繆氤氲明年若更繆本作更若征邊塞

願作陽臺一段雲

嘯城感眉也古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江淹詩袖中有短書願寄雙

飛燕古詩中有尺素書呂向註尺素絹也古人為書多書於絹漢書車師前國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元和郡縣志交河縣本漢車師前王庭也貞觀十四年於此置交河縣交河出縣北天山水分流於城下因以為名按新唐書隴右道有西州交河郡都督府貞觀十四年平高昌以其地置開元中改曰金山都督府天寶元年改為郡有縣五一曰交河縣自縣北出四百餘里至北庭都護府府有瀚海軍清海軍神山鎮沙鉢城即勒城等處十守捉其地水皆北流入磧及入夷播海楚詞蹇誰留兮中洲王逸註中洲洲中也水中可居者為洲劉孝綽詩未見青絲騎徒勞紅粉粧杜審言詩紅粉樓中應計日燕支山下莫經年毛詩正義漏刻謂置箭壺內刻以為節而浮之水上令水漏而刻下以記晝夜昏明之度數也十

六國春秋胡據盜發張駿墓得真珠簾陷南都賦宴於
蘭堂呂延濟註蘭者取其芬芳也沈約為竟陵王發講
疏星羅寶帳雲開梵苑飛燕外傳趙婕妤好奏書於后奉
五色同心大結一盤謝朓詩瓊筵妙舞絕法苑珠林蘇
合香續漢書曰大秦國合諸香煎其汁謂之蘇合廣志
曰蘇合香出大秦國或云蘇合國國人採之竿其汁以
為香膏乃賣其滓與賈客或云合諸香草煎為蘇合非
自然一種物也傅子曰西國胡言蘇合香者獸所作也
中國皆以為怪鮑令暉詩臨當欲去時復留相思枕劉
孝威詩紅巾向後結金簪臨鬢斜胡三省通鑑註富貴
之家悅巾率以胭脂染之為真紅色唐之遺俗也陽臺
雲用巫山神女語見二卷註
嘸音貧絨音兼戌音恕

賽塞音

少年行

君不見淮南少年游俠客白日毬獵夜擁擲呼盧百萬
終不惜報讎千里如咫尺少年游俠好經過渾身蕭本作成

裝束皆綺羅蘭蕙相隨喧妓女風光去處滿笙歌驕矜

自言不可有俠士堂中養來久好鞍好馬乞與人十千

五千旋沽酒赤心用盡為知己黃金不惜栽桃李桃李

栽來幾度春一回花落一回新府縣盡為門下客王侯

皆是平交人男兒百年且樂命何須徇胡本作請書受貧病

男兒百年且榮身何須徇節甘風塵衣冠半是征戰文苑

英華作
戰征

士窮儒浪作林泉民遮莫枝根長百丈不如當

代多還往遮莫姻親

繆本作親姻

連帝城不如當身自簪纓

看取富貴眼前者何用悠悠身後名

珊瑚鉤詩話博摘今謂之呼盧取絕

色而勝之義以名之目說文八尺謂之咫徐陵與裴之橫書文辭簡略禮等平交三國志先軫喪元王蠋絕脰殞身徇節前代美之徇謂以身從物也鶴林玉露詩家用遮莫字蓋今俗語所謂儘教是也漁隱叢話藝苑雌黃云遮莫俚語猶言儘教也自唐以來有之故當時有遮莫你古時五帝何如我今日三郎之說然詞人亦稍有用之者杜詩云久拚野鶴如霜鬢遮莫隣雞下五更李太白詩云遮莫枝根長百丈不如當代多還往遮莫親姻連帝城不如當身自簪纓漢書陳萬年傳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城嚴滄浪曰此詩只數句類太白餘

皆淺近浮俗決非太白所作蕭士贇曰末章十二句辭意迫切似非太白之作巨眼者必能辨之

長歌行

接樂府詩集長歌行乃相和歌平調七曲之一樂府古題要解長歌行古辭青青園

中蔡朝露待日晞言榮華不久當努力為樂無至老大乃傷悲也曹魏文帝西山一何高言仙道洪濛不可識如王喬赤松皆空言虛詞迂怪難信當觀聖道而已晉陸士衡逝矣經天日復言人運短促當乘閒長歌不與古文合太白此篇乃與古意相符

桃李得

蕭本作待

日開榮華照當年東風動百物草木盡欲

言枯枝無醜葉涸水吐清泉大力運天地義和無停鞭

功名不早著竹帛將何宣桃李務青春誰能貴

蕭本作貴白

日富貴與神仙蹉跎成兩失金石猶銷鑠風霜無久質

畏落日月後強歡

蕭本作飲非

歌與酒秋霜不惜人倏忽侵

蒲柳

說文潤竭也廣雅曰御謂之義和竹帛已見五卷註說文賞貸也世說顧悅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

簡文曰卿何以先白對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姿經霜愈茂酒音鶴貫音世或音故

長相思

日色欲

一作已

盡花含烟月明如

一作欲非

素愁不眠趙瑟初

傳鳳凰柱蜀琴欲奏鴛鴦絃此曲有意無人傳願隨春

風寄燕然憶君迢迢隔青天昔時橫波目今作

繆本作為

流

淚泉不信妾腸斷歸來看取明鏡前

王勃詩狹路塵間
點將暮雲開月色

明如素吳均詩趙瑟鳳凰柱吳融金壘尊楊齊賢曰鳳
凰柱刻瑟柱為鳳凰形也鮑照詩蜀琴抽白雪漢書
奴傳貳師引兵還至遠邪烏燕然山顏師古註遠邪烏
地名也燕然山在其中燕音一千反後漢書竇憲傳遂
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是知燕
然山為漠北極遠之地又唐時有燕然州寄在靈州迴
樂縣界是突厥九姓部落所處見劉昫唐書地理志傳
毅舞賦目流睇而橫波李善註橫波言目邪視如水之
橫流也王筠詩
淚滿橫波目

猛虎行

一作猛虎吟 按樂府詩集王僧虔技錄
相和歌平調七曲內有猛虎行古辭云飢

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棲野雀安無巢
遊子為誰驕蓋取首句二字以命題也

朝作猛虎行暮作猛虎吟

一作行亦猛虎吟坐亦猛虎吟

腸斷非關隴

頭水淚下不為雍門琴旌旗

繆本作旌旌誤旌字即旌字也

續紛兩河

道戰鼓驚山欲傾

蕭本作顛

倒秦人半作燕地囚胡馬翻銜

洛陽草一輪一失關下兵朝降夕叛幽薊城巨鼇未斬

海水動魚龍奔走安得寧

隴頭歌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絕詳見二

卷註說苑雍門子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雍門子周曰臣之所能令悲者窮窮

馬固無樂已臣一為之徽膠援琴而長太息則流涕沾襟矣今若足下千乘之君也雖有善鼓琴者固未能令

足下悲也然臣之所為足下悲者事也夫聲敵帝而因秦者君也連南面之約南面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

嘗無事不從則橫從成則楚王橫成則秦帝楚王秦帝而報讐於弱薛驥之摩蕭刀而伐朝菌也必不留行矣天下有識之士無不為足下寒心者千秋萬歲之後廟堂必不血食矣高臺既以壞曲池既以漸墳墓既以下而青廷矣嬰兒豎子樵採薪蕘者踰躅其足而歌其上衆人見之無不愀焉為足下悲之曰夫以孟嘗君尊貴乃可使若此乎於是孟嘗君泣然泣涕承睫而未隕雍門子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微揮羽角切終而成曲孟嘗君涕浪汙增歎而就之曰先生之鼓琴令文若破國亡邑之人也家語旌旗繽紛下蟠於地韻會繽紛雜亂之貌一曰盛也兩河道謂河南河北兩道也太平御覽三秦記曰荆軻入秦為燕太子報仇把秦王衣袖曰寧為秦地鬼不為燕地囚通鑑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安祿山發所部兵及同羅奚契丹室韋凡十五萬衆反於范陽引兵而南步騎精銳烟塵千里鼓譟震地時海內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識兵革猝聞范陽兵起遠近震駭

所過州縣望風瓦解十二月陷東京丙戌高仙芝將五
萬人發長安上遣宦者邊令誠監其軍屯于陝會封常
清戰敗帥餘衆至陝謂仙芝曰潼關無兵若賊豕突入
關則長安危矣陝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據潼關以拒之
仙芝乃帥見兵西趣潼關賊尋至官軍狼狽走無復部
伍士馬相騰踐死者甚衆至潼關修完守備賊至不得
入而去臨汝弘農濟陰濮陽雲中諸郡皆降於祿山邊
令誠入奏事具言仙芝常清撓敗之狀且云常清以賊
擁衆而仙芝棄陝地數百里上大怒遣令誠齎勅即軍
中新仙芝常清太白意以仙芝不戰而走損傷士馬既
一輸矣明皇不責以桑榆之效而按以失律之誅非又
一失若乎蓋高將本非辱帥棄靈寶而守潼關舊史謂
賊騎至關已有備不能攻而去仙芝之力也是其策亦
非謬計自出軍至被戮僅僅十八日驅烏合之兵當鴟
張之虜為日無多徒以宦者一言而遽棄干城之將太
白蓋深以為非矣又按通鑑十二月常山太守顏果卿

起兵命崔安石等徇諸郡云大軍已下井陘朝夕當至
先平河北諸郡先下者賞後至者誅於是河北諸郡響
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其附祿山者唯范陽盧龍密雲
漁陽汲鄆六郡而已果卿起兵裁八日守備未完史思
明蔡希德引兵擊諸郡之不從者所過殘滅於是廣平
鉅鹿趙上谷博陵文安魏信都等郡復為賊守朝降夕
叛幽薊城皆指此事舊註引
史思明歸降復叛事非是頗似楚漢時翻覆無定止

朝過博浪沙暮入

文苑英華作宿

淮陰市張良未遇韓信貧劉

項存亡在兩臣暫到下邳受兵略來投漂母作主人賢

哲

文苑英華作達

栖栖古如此今時亦棄

文苑英華作今將棄擲

青雲士

有策不敢犯

文苑英華作干

龍鱗竄身南國避胡塵寶書玉

文苑

英華劍挂

文苑英華作東

高閣金鞍駿馬散故人昨日方為宣

城客掣鈴交通二千石有時六博快壯

一作寸

心遠牀三

匝呼一擲

潛夫論留侯張良韓公族姬姓也秦始皇滅韓良散家貲千萬為韓報仇擊始皇於博浪

沙中誤推副車秦索賊急良乃變姓為張匿於下邳遇神仙黃石公遺之兵法及沛公之起也良往屬馬史記韓信淮陰人也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曰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漢五年信為楚王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韋昭曰以水擊絮為漂晉書熊遠傳劉項存亡在此一舉韓非子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春秋考異郵孔子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

說苑襄成君衣翠衣帶玉劍盾時官署多懸鈴於外有
事報聞則引鈴以代傳呼掣曳也掣鈴即引鈴也漢書
郡守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毋府
元龜二千石者今之刺史也史記開難走狗六博跼鞠
索隱曰王逸云博著也行六棋故云六博說文簿局戲
也六箸十二棋也古者烏南作簿晉書劉毅於東府聚
博擲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以還惟劉毅
次擲得雉大喜褰衣逸林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

此耳 邵音 批掣音徹

楚人每道張旭奇心藏風雲世莫知三吳

邦伯皆

一作多

頽盼

許本作盼胡本繆本作盼

四海雄

文苑英華作豪

俠兩追

隨

一作皆相推胡本作相追隨

蕭曹曾

文苑英華作亦

作沛中吏攀龍附鳳

當

文苑英華作皆

有時溧陽酒樓三月春楊花茫茫

一作漢漢愁殺

人胡雛綠眼吹玉笛吳歌白紵飛梁塵丈夫相見

一作到處

且為樂槌牛撾鼓會衆賓我從此去釣東海得魚笑寄

情相親

宣和書譜張旭蘇州人官至長史初為書熟尉時有老人持牒求判信宿又來旭怒而責之老

人曰愛公墨妙欲家藏無他也老人因復出其父書旭視之天下奇筆也自是盡其法旭喜酒叫呼狂走方落

筆一日酒酣以髮濡墨作大字既醒視之自以為神不可復得嘗言初見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知筆意及觀

公孫大娘舞劍然後得其神其名本以顛草至於小楷行書又復不減草字之妙其草字雖奇怪百出而求其

源流無一點畫不該規矩者或謂張顛不顛者是也後之論書凡歐虞褚薛皆有異論至旭無非短者水經注

吳後分為三世號三吳吳興吳郡會稽也書召諸命庶殷侯句男邦伯孔傳四邦伯方伯即州牧也史記曹參

者沛人也秦時為沛獄掾而蕭何為主吏居縣為豪吏
矣漢書攀龍附鳳並乘天衢潁陽縣以在潁水之陽而
名本漢舊縣屬丹陽郡唐時屬江南道之宣州晉書白
紵舞按舞辭有巾袍之言紵本吳地所出宜是吳舞也
晉俳歌又云皎皎白緒節節為雙吳音呼緒為紵疑白
紵即白緒也七略漢興魯人虞公善雅歌發聲盡動梁
上塵史記魏尚為雲中守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
人說文椎擊也韻會搥擊也莊子任公子投竿東海旦
旦而釣琦按是詩當是天寶十五載之春太白與張
旭相遇於潁陽而太白又將遨遊東越與旭宴別而作
也於時祿山叛逆河北河南州郡相繼陷沒故有旌旗
繽紛兩河道戰鼓驚山欲傾倒之句高仙芝所率之兵
多關中子弟今既敗走半為賊所擄虜故有秦人半作
燕地囚之句又唐書李泌傳言賊掠子女玉帛悉送范
陽是又燕地囚之一証也東京既陷則胡騎充斥徧於
郊圻故有胡馬翻街洛陽草之句明皇聽宦者之讒不

青仙芝以孟明之效而即加以子玉之誅是賊再勝而官軍再敗也故有一輸一失闕下兵之句常山太守顏果卿起兵討賊河北十七郡皆歸朝廷及常山破敗河北諸郡復為賊守故有朝降夕叛幽薊城之句祿山方熾未能授首天下將帥疲於奔命故有巨鯨未斬海水動魚龍奔走安得寧之句以下泛引張韓未遇之事以起已之懷長策而見棄當時竄身南國流寓宣城書劍蕭條僅寄壯心於六博宜其有腸斷淚下之悲矣張旭以下六句皆是美旭之詞旭嘗為常熟尉故以沛中豪吏比之而賞其胸藏風雲知其必有遇合之時也溧陽酒樓指其相會之地三月楊花記其相遇之時丈夫相見且為樂槌牛搗鼓會衆賓想見一時在會諸人多有四海雄俠非握齟傭伍傾心倒意其樂宜矣而太白如此又將有東越之游故曰我從此去釣東海得魚笑寄情相親以示眷念不忘之意詩之大旨最為明晰楊蕭二氏以秦人半作燕地因為西京破後之事一輸一失

關下兵為哥舒翰靈寶敗績潼關失守朝降夕叛幽薊
城為史思明奉表歸降已復背叛此皆十五載春三月
以後事引證殊欠甄確或謂天寶十五載以前長安未
破則與秦人半作燕地囚之句不合河北十七郡雖歸
朝廷而幽州乃范陽郡薊州乃漁陽郡二州實為賊守
則與朝降夕叛幽薊城之句不合似未可以舊說為非
也琦按劉昫唐書高仙芝領飛騎彊騎及朔方河西隴
西應赴京兵馬并召募關輔五萬人繼封常清出潼關
進討見其兵多秦人也既敗之後半為燕人囚執據此
引證有何不合至於河北一道俱為祿山所管轄之地
故舉其大勢而言曰幽薊又按唐書地理志河北道盖
古幽冀二州之境薊字或是冀字之訛亦未可定若必
據文責實則思明之以幽薊降也在至德二載之十二
月其叛也在乾元元年之十月相去一年朝降夕叛之
句與此亦不相合而與果卿起兵八日之間而諸郡降
叛相尋則甚當矣况思明背逆之時在太白流夜郎之

後詩中並無一語言及而竄身南國作客宣城正天寶十五載時事乃歷歷言之故予斷以為是年所作而無疑耳或曰張旭生卒諸書皆無考何以知是時而在而與白相遇耶琦按長史有乾元二年帖見山谷集中據此詩推之則其時尚在可知矣至蕭氏嘗此詩非太白之作以為用事無倫理徒爾肆為狂誕之詞首尾不相照脉絡不相貫語意斐率悲歡失據必是他人詩竄入集中者蘇東坡黃山谷於懷素草書悲來乎笑矣乎等作當致辨矣愚於此篇亦有疑焉今細閱之其所謂無倫理肆狂誕者必是楚漢翻覆劉項存亡等字疑其有高視祿山之意而不知正是傷時之不能收攬英雄遂使逆豎得以蒼狂耳何為以數字之辭而害一章之意耶至其悲也以時遇之艱其歡也以得朋之慶兩意本不相礙首尾一貫脉絡分明浩氣神行渾然無跡有識之士自能別之盼普惠切攀去聲盼音係盼音免三字音既不同義亦各別世多混書非也槌與追同傳追

切音鋌揭職
瓜切音髻

去婦詞

古來有棄婦棄婦有歸處今日妾辭君辭君遣何去本
家零落盡痛哭來時路憶昔未嫁君聞君却周旋綺羅
錦繡段有贈黃金千十五許嫁君二十移所天自從二

文衍結髮日未幾離君緬山川家家盡歡喜孤妾長自憐

幽閨多怨思盛色無十年相思若循環枕席生流泉

張衡

四愁詩美人贈我錦繡段李善文選註蔡伯喈女賦曰
當三春之嘉月將言歸於所天列女傳婦人未嫁則以

父母為天既嫁則以夫為天方宏靜曰去婦詞本五言詩自從二字必衍文也後又云自從離別久豈得重用蘇武詩結髮為夫婦李善註結髮始成人也謂男年二十女年十五時笄冠為義也琦按古人結髮事君結髮與匈奴戰之類皆謂髮初起勝冠笄時後人專指夫婦之少年偕婚者曰結髮蓋祖用蘇詩耳廣韻緬遠也王筠詩幽閨多怨思停織坐嬌春傳主怨歌行情思如衛環憂來不能過劉琨扶風歌據鞍長歎思淚下如流泉

音勉

流泉咽不掃獨夢關山道及此見君歸君歸安已

老物情

繆本作華

惡衰賤新寵方妍好掩淚出故房傷心劇

秋草自萎為君妻君東妾在西羅幃到曉恨玉貌一生

啼自從離別久不覺塵埃厚常嫌玳瑁孤猶羨鴛鴦偶

歲華逐霜霰賤妾何能久寒沼落芙蓉秋風散楊柳以

許本此顛顛顏空持舊物還餘生欲何寄誰肯相牽攀

形如龜龜革背甲十三片黑白斑文相錯鱗差以成一

背其邊裙闌闕如鋸齒無足而有四鬣前兩鬣長狀

如戟後兩鬣極短其上皆有鱗甲以四鬣擢水而行爾

雅翼驚鵞鳬屬也雄名為駕鵞名為鵞鵞雄未嘗相捨

飛止相匹人得其一則其一思而死其大如鵞其質杏

黃色頭戴長白毛垂之至尾尾與翅俱黑謝朓詩歲華

春有酒說文霰覆雪也初學記雨與雪雜下曰霰 劇

妹霰音線音君恩既斷絕相見何年月悔傾連理杯虛作

同心結女蘿附青松貴欲相依投浮萍失綠水教作若

為流不嘆君棄妾自嘆妾緣業憶昔初嫁君小姑纔倚
牀今日妾辭君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
江總詩未眠解著同心結欲醉那堪連理杯魚仲卿詩
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牀今日被驅遣小姑如我長
蕭士贇曰此篇是顧況棄婦辭也後人添增數句
竄入太白集中語俗意重斧鑿之痕班班可見



李太白集注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李太白集注卷八

七

詳校官侍郎臣謝墉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何循

繕錄監生臣趙錫蒲

欽定四庫全書

李太白集注卷七

錢塘 王琦 撰

古近體詩共二十八首

襄陽歌

落日欲沒峴山西倒著接羅

一作行客辭歸

花下迷襄陽小兒

齊拍手攔街爭唱白銅鞮旁人借問笑何事笑殺山公

蕭本
作翁醉似泥

峴山接羅白銅鞮山公醉俱見五卷襄陽曲註漢官儀一日不齋醉如泥

峴胡典

切賢上聲
觀音題

鸛鵒杓鸛鵒杯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

三百杯遙看漢水鴨頭綠

繆本作淥

恰似葡萄初醱醅此江

若變作春酒壘麴便築糟丘臺千金駿馬換小妾

繆本作少

笑

繆本作醉

坐雕鞍歌落梅車旁側挂一壺酒鳳笙龍管行

相催咸陽市中嘆黃犬何如月下傾金壘

楊齊賢曰鸛鵒水鳥其頸

長刻杓爲之形太平廣記鸛鵒螺旋尖處屈而朱如鸛

鵒觜故以爲名殼上青綠斑大者可受二升殼內光瑩

如雲母裝爲酒盃奇而可玩薛道衡詩同傾鸛鵒杯瑯

嬛記金母名羣仙宴於赤水坐有碧玉鸛鵒杯白玉鸛

鵒杓鸛鵒杯乾則杓自挹欲飲則杯自舉故太白詩云鸛鵒

杓鸛鵒杯非指廣南海螺杯也謝氏詩源亦載此事說

頗新僻然他書未有言及者恐是因太白詩語而偽造
此事未可知也鄭康成一飲三百杯見三卷註顏師古
急就篇註春草雞翹鳬翁皆謂染采而色似之若今染
家言鴨頭綠翠毛碧云博物志西域有蒲萄酒積年不
敗彼俗云可十年飲之醉彌日乃解演繁露錢希白南
部新書曰太宗破高昌收馬乳蒲萄種於苑中并得酒
法仍自損益之造酒綠色長安始識其味太白命蒲萄
之酒以爲綠者蓋本此也庾信春賦石榴聊泛蒲萄醖
醖廣韻醖醖醖酒也醖酒未漉也韻會醖謂之醖又云
醖重釀酒也然則醖醖者其重釀之酒而未漉者歟詩
國風爲此春酒論衡紂沉湎於酒以糟爲丘以酒爲池
韓詩外傳桀爲酒池可以運舟糟丘足以望十里獨異
志後魏曹彰性倜儻偶逢駿馬愛之其主所惜也彰曰
予有美妾可換惟君所選焉主因指一妓彰遂換之風
俗通謹案世本隨作笙長四寸十三簧像鳳之身正月
之音也咸陽市中嘆黃犬李斯事詳擬恨賦註詩國風

我姑酌彼金罍孔穎達正義罍制韓詩說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毛詩說金罍酒器也諸臣之所酬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碩金飾龜目蓋刻爲雲雷之象

鵠音慈醪音撥醅音坏罍音雷

君不見晉朝羊公一片石

繆本作一片古碑材

龜頭剝落生莓苔

淚亦不能爲之墮心亦不能爲之哀

繆本於哀字下多誰能憂彼身後事

金鳧銀鴨葬死灰二句

清風朗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

舒州杓力士鎗

一作黃金爵白玉瓶

李白

一作酒仙

與爾同死生襄王

雲雨今安在江水東流猿夜聲

世說註晉諸公贊曰羊祜在南夏吳人悅服稱

曰羊公莫敢名者晉書羊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咏終日不倦卒時年五十八襄陽百姓於峴山

枯平生遊憇之所建碑立廟歲時享祭焉望其碑者莫
不流涕杜預因名爲墮淚碑朝野僉載溫子昇作韓陵
山寺碑庾信見而寫其本南人問信曰北方文字何如
信曰惟有韓陵山一片石堪共語韻會莓苔也世說嵇
叔夜之爲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
山之將崩新唐書地理志舒州同安郡隸淮南道土貢
酒器鐵器又韋堅傳有豫章力士甕飲器茗鑑釜楚襄
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
王以問玉玉對以巫山神女旦爲朝雲暮爲
行雨事詳見一二卷註 莓音梅鑑音撐

南都行

文選有張衡南都賦李善註摯虞曰南陽郡治宛在京之南故曰南都按南陽是光

武舊里卽位之後建都洛陽
以南陽爲別都謂之南都

南都信佳麗武闕橫西關白水真人居萬商羅鄧闕高

樓對紫陌甲第連青山此地多英豪邈然不可攀陶朱
與五穀名播天壤間麗華秀玉色漢女嬌朱顏清歌遏
流雲艷舞有餘閒遨遊盛宛洛冠蓋隨風還走馬紅陽
城呼鷹白河灣誰識臥龍客長吟愁鬢斑

張衡南都賦
爾其地勢則

武闕關其西桐栢揭其東李善註武闕山為關而在西
弘農界也後漢書王莽篡位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
故改爲貨泉或以貨泉字為白水真人宋書王莽忌惡
漢而錢文有金乃改鑄貨泉以易之既而光武起於春
陵之白水鄉貨泉之文為白水真人也元和郡縣志後
漢世祖宅在隨州棗陽縣東南三十里宅南三里有白
水東京賦所謂龍飛白水也漢書南陽其俗夸奢上氣
力好商賈蜀都賦市鄼所會萬商之淵趙岐孟子註厘

市宅也說文闌市垣也劉孝綽詩紆餘出紫陌迤邐度
青樓漢書霍光傳賞賜甲第一區釋常談好宅謂之甲
第甲者首也史記越世家范蠡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
於陶以爲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爲生可以致
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秦本紀晉獻公滅虞虜百里奚
以爲秦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
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
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
許與之當是時百里奚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囚與語
國事三日繆公大悅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史記集
解素王妙論曰范蠡南陽人史記正義百里奚南陽宛
人水經註百里奚宛人也於秦爲賢大夫所謂迷虞智
秦者也又曰宛城南三十里有一城名三公城城側有
范蠡祠蠡宛人祠卽故宅也後漢書光烈陰皇后諱麗
華南陽新野人初光武適新野聞后美心悅之後至長
安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嘆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

當得陰麗華更始元年遂納后於宛當成里列子薛譚
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勿止
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謝朓詩宛洛
佳遨遊春色滿皇州古詩驅車策駑馬游戲宛與洛李
周翰註宛南陽也洛洛陽也曹植詩輕裾隨風還漢書
地理志南陽郡有紅陽侯國張景陽七命駕紅陽之飛
燕駟唐公之驪驕一統志洧水在南陽府城東三里俗
名白河其源出自嵩縣雙雞嶺東南流經南陽新野會
梅溪洱灌湍水畱山黃渠栗鵝泗潦刁等河與泌水合
流南至襄陽入漢江三國志諸葛亮字孔明躬耕隴畝
好為梁父吟先王屯新野徐庶謂先王曰諸葛孔明者
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漢晉春秋亮家於南陽之鄧
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出師表所謂臣
本布衣躬耕南陽是也鄧音纏聞音環陌音麥

江上吟

一作江上遊

木蘭之柹沙棠舟玉簫金管坐兩頭美酒樽

一作當

中置

千斛載妓隨波任去留

繆本作流非

仙人有待乘黃鶴海客

無心隨

一作狎

白鷗屈平詞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

興酣落筆搖五岳詩成笑

繆本作嘯

傲凌滄洲功名富貴若

長在漢水亦應西北流

楚辭桂權兮蘭柹王逸註柹船旁板也韻會柹楫也一曰柹劉

逵蜀都賦

註木蘭大樹也葉似長生冬夏榮常以冬花

其實如小柿甘美南人以爲梅其皮可食述異記漢成

帝與趙飛燕遊太液池以沙棠木爲舟其木出崑崙山

食其實入水不溺沈約詩金管玉柱響洞房穆天子傳

獻酒千斛郭璞山海經贊安得沙棠制爲龍舟聊以道

遙任波去留吳書鄭泉博學有奇志而性嗜酒其閒居

每曰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覆
沒飲之憊卽住而啖肴膳酒有斗升減隨卽益之不亦
快乎太白詩意蓋出於此蕭士贇曰黃鶴樓在鄂州西
南隅黃鶴山上南齊志云仙人子安乘黃鶴過此一統
志黃鶴樓在武昌府城西黃鶴磯上世傳仙人子安乘
黃鶴過此又云費文禕登仙駕黃鶴返憩於此唐閻伯
理作記以文禕爲信或者又引述異記謂駕鶴之賓是
荀叔偉後人誤作費文禕今按述異記荀瓌字叔偉嘗
東遊憩江夏黃鶴樓上望西南有物飄然降自霄漢俄
頃已至乃駕鶴之賓也鶴止戶側仙者就席羽衣虹裳
賓主歡對已而辭去跨鶴騰空而滅是言叔偉於此遇
駕鶴之仙非謂駕鶴之仙卽叔偉也又或以與蜀漢之
大將軍費禕字文偉者其姓字相同遂駁其旣爲降人
郭循所害何以又能登仙駕黃鶴返憩此樓夫古今同
姓名者甚多安得謂此二人卽是一人以此相難更屬
孟浪列子海上之人有好鵬鳥者每旦之海上從鵬鳥

遊鷗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班孟堅離騷經序屈原之
文弘博麗雅爲辭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
從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劉向
揚雄騁極文辭好而悲之自謂不能及也劉歆荅揚雄
書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楚王臺榭若章華臺陽雲
臺之類皆楚君所嘗游憩者鄭康成禮記註闡者謂之
臺有木者謂之榭是榭乃臺上有屋者也琦按仙人一
聯謂篤志求仙未必卽能冲舉而忘機狎物自可縱適
一時屈平一聯謂畱心著作可以傳千秋不刊之文而
溺志豪華不過取一時盤遊之樂有孰得孰失之意然
上聯實承上文泛舟行樂而言下聯又照下文興酣落
筆而言也特以四古人事排列於中頓覺五色迷目令
人驟然不得其解似此章法雖出自逸才未必不少加
慘淡經營恐非斗酒百篇時所能構耳
世以制切音

曳榭
音謝

侍從宜春苑奉詔賦龍池柳色初青聽新鶯百轉

歌

雍錄天寶中卽東宮置宜春北苑唐詩紀事龍池興慶宮池也明皇潛龍之地長安志龍池在

躍龍門南本是平地自垂拱載初後因雨水流潦成小池後又引龍首渠支分溉之日以滋廣至神龍景雲中彌亘數頃澄澹皎潔深至數丈嘗有雲氣或見黃龍出其中本以坊名池俗呼五王子池

置宮後謂之龍池

東風已綠瀛洲草紫殿紅樓覺春好池南柳色半青青
紫烟裊娜拂綺城垂絲百尺挂雕楹上有好鳥相和鳴
間關早得春風情春風卷入碧雲去千門萬戶皆春聲

是時君王在鎬京五雲垂暉耀紫清仗出金宮隨日轉

天回玉輦繞花行始向蓬萊看舞鶴還過萑若

蕭本
作石聽

新鶯新鶯飛繞上林苑願入簫韶雜鳳笙

謝朓詩紫殿
肅陰陰江總

詩紅樓千愁色西京賦雕楹玉碣呂延濟註雕刻也楹
柱也張駿東門行鳩鵲與鴛黃間闕相和鳴史記作建
章宮度爲千門萬戶鎬京紫清俱見三卷註又紫清似
謂紫微清都之所天帝之所居也五雲五色雲也宋書
雲有五色太平之應也又曰若雲非雲若烟非烟五色
紛緼謂之慶雲潘岳籍田賦天子乃御玉輦李善註玉
輦大輦也通典輦秦爲人君之乘漢因之以雕玉爲之
方徑六尺或使人挽或駕果下馬雍錄唐東內大明宮
宮南端門名丹鳳門北三殿相皆皆在山至上至紫宸又
北則爲蓬萊殿殿北有池亦名蓬萊池三輔黃圖未央

宮有芷若殿西都賦作茝若芷茝古字通用又三輔黃圖漢武帝建元三年開上林苑東南至藍田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瀕渭水而東周袤三百里離宮七十所皆容千乘萬騎尚書蕭韶九成鳳凰來儀孔傳曰韶舜樂名言簫見細器之備公羊傳疏鄭註云簫韶舜所制樂宋均註樂說云簫之言肅舜時民樂其肅敬而韶堯道故謂之簫韶或云韶舜樂名舜樂者其秉簫乎說文笙十三簧象鳳之身也梁簡文帝詩行潦承椒奠按歌雜鳳笙鎬音浩茝音止

玉壺吟

烈士擊玉壺壯心惜暮年三盃拂劍舞秋月忽然高詠

涕泗漣

二句一作三盃拂劍舞秋月忽高懸

鳳凰初下紫泥詔謁帝稱觴

登御筵揄揚九重萬乘主謔浪赤墀青瑣賢朝天數換

飛龍馬勅賜珊瑚白玉鞭世人不識東方朔大隱金門

是謫仙西施宜笑復宜嚔醜女效之徒累繆本作集身君王

雖愛蛾眉好無奈宮中妒殺人世說王處仲每酒後輒咏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擊吐壺壺口盡缺詩國風涕泗滂沱毛傳曰自目曰涕自鼻曰泗鳳凰詔見五卷

註太平寰宇記隴右記云武都紫水有泥其色亦紫而粘貢之用封璽書故詔誥有紫泥之美東漢會要漢舊

儀曰璽皆玉螭虎紐凡六璽皆以武都紫泥封之班固兩都賦序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李善註揄引也揚舉也

爾雅謔浪笑傲戲謔也漢書元后傳曲陽侯根驕奢僭上赤墀青瑣孟康註青瑣以青畫戶邊鏤中天子制也

如淳註門楣格再重如人衣領再重裏者青名白青瑣
天子門制也顏師古註孟說是青瑣者刻爲連瑣文而
以青塗之也又梅福傳涉赤墀之塗應劭註以丹掩泥
塗殿上也李善文選註說文曰墀塗地也禮天子赤墀
也胡三省通鑑註仗內六廡飛龍廡最爲上乘馬元微
之詩自註學士初入例借飛龍馬錦繡萬花谷學士新
入院飛龍廡賜馬一匹銀鬃鞍裝轡何遜詩玉羈瑪瑙
勒金絡珊瑚鞭史記東方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
先生爲狂朔曰如朔者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
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沉於
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
蒿蘆之下金馬門者官署門也門旁有銅馬故謂之金
馬門王康琚詩小隱隱林藪大隱隱朝市梁簡文帝駕
鵞賦亦有佳麗自如神宜羞宜笑復宜嘖莊子西施病
心而嘖其里之醜人美之
亦捧心而嘖詳見二卷註

幽歌行上新平長史兄粲

輿地廣記邠州古幽國西魏置幽州後周及隋

皆因之煬帝初州廢義寧二年復置幽州唐開元十三年以字類幽改作邠焉天寶三載以爲新平郡唐制州之佐職有長史一人上州者從五品上中州者正六品下下州則不設其位在別駕之下司馬之上如今之通判是也

幽谷稍稍振庭柯涇水浩浩揚湍波哀鴻酸嘶暮聲急

愁雲蒼慘寒氣多憶昨去家此

許本作早

爲客荷花初紅柳

條碧中宵出

許本作長

飲三百杯明朝歸揖二千石寧知流

寓變光輝胡霜蕭颯繞客衣寒灰寂寞憑

緣本作竟

誰暖落

葉飄揚何處歸吾兄行樂窮曛旭滿堂有美顏如玉趙
女長歌入彩雲燕姬醉舞嬌紅燭狐裘獸炭酌流霞壯
士悲吟寧見嗟前榮後枯相翻覆何惜餘光及棣華太

平

寰宇記古幽地在邠州三水縣西南三十里有古幽城
在龐川水西蓋古公劉之邑卽此城也國都城記幽國
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始都焉幽谷名也與故柯邑城
相去約五十餘里漢志註云幽鄉是也何大復雍大記
幽谷在邠州東北三十里故三水縣公劉立國處陝西
通志三水廢城在邠州三水縣東五里故幽谷謝朓詩
稍稍枝早勁呂向註稍稍樹枝勁強無葉之貌陶潛歸
去來辭眇庭柯以怡顏郭璞山海經註涇水出安定朝
那縣西笄頭山東南經新平扶風至京兆高陵縣入渭
詩地理考涇水出原州百泉縣涇谷東南流至涇州臨

涇保定二縣又東南流至邠州之宜祿新平永壽三縣
又東北流至京兆之醴泉高陵雲陽三縣以入渭僧寶
月詩君不見孤雁關外發酸嘶度越揚空城鄭康成一
飲三百杯見三卷註後漢書每郡置太守一人二千石
三國志起烟於寒灰之上生華於已枯之木廣韻曠日
入也又黃昏時旭日旦出貌初學記日初出曰旭古詩
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吳均詩燕姬及趙女挾瑟夜
經過晉書羊琇性豪侈屑炭和作獸形以溫酒洛下豪
貴咸競效之江總瑤瑤賦翠羽流霞之杯史記甘茂
之亡秦奔齊逢蘇代代爲齊使於秦甘茂曰臣得罪於
秦懼而逃遁無所容跡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
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
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今臣困而君方使秦而當
路矣茂之妻子在焉願君以餘光振之詩小雅常棣之
華鄂不韡韡鄭箋曰承花者鄂不當作拊拊鄂足也鄂
足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興者喻弟以禮敬兄兄亦

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韓韞然
涇音京嘶音西棣音弟

西岳雲臺歌送丹丘子

爾雅華山爲西岳在今陝西西安府華陰縣南十里

高數千仞石壁層疊有如削成上有芙蓉落雁玉女三峰又有八卦池太乙池白蓮池菖蒲池二十八宿池細辛坪玉女洗頭盆老君洞仙棊臺蒼龍嶺日月崖仙掌巖諸勝所謂雲臺者乃其東北之峰也兩巘競高四面懸絕崔嵬獨秀有若臺形下有穴昔有人入此穴出東方山而行云經黃河底聞上有流水之聲

西岳崢嶸何壯哉黃河如絲天際來黃河萬里觸山動

盤渦轂

一作谷

轉秦地雷榮光休氣紛五彩千年一清聖

人在巨靈咆哮擘兩山洪波噴流射東海

一作箭流射東海蕭本作

噴箭射東海

三峯却立如欲

許本作玉

摧翠崖丹谷高掌開白帝

金精運元氣石作蓮花雲作臺雲臺閣道連窈冥

一作人不

到

中有不死丹丘生明星玉女備灑掃麻姑搔背指爪

輕我皇手把天地戶丹丘談天與天語九重出入生光

輝東求

蕭本作來

蓬萊復西歸玉漿僮僮惠

蕭本作或

故人飲騎二

茅龍上天飛

癸辛雜識五岳惟華岳極峻直上四十五里遇無路處皆挽鐵絙以上有西岳廟在

山頂望黃河一衣帶水耳郭璞江賦盤渦轂轉凌濤山頽李善註渦水旋流也張銑註盤渦言水深風壯流急

相銜盤旋作深渦如轂之轉尚書中侯堯卽政七十載
修壇河洛仲月辛日昧明禮備至於日稷榮光出河休
氣四塞鄭玄註榮光五色從河水中出休美也四塞炫
耀四方也拾遺記黃河千年一清至聖之君以爲天瑞
西京賦綴以二華巨靈鼉負高掌遠蹠以流河曲厥跡
猶存薛綜註巨靈河神也華山對河東首陽山黃河流
於二山之間古語云此本一山當河河水過之而曲行
河之神以手擘開其上以足踏離其下中分爲二以通
河流手足之跡於今尚在遁甲開山圖曰有巨靈胡者
偏得坤元之道能造山川出江河太平寰宇記名山記
云華岳有三峯直上數千仞基廣而峰峻自下小岑疊
秀迄於嶺表有如削成今博山香爐形實象之華山記
太華山削成而四方直上至頂列爲三峯其西爲蓮花
峯峯之石竅陰不一皆如蓮葉倒垂故名是峯曰蓮花
其南曰落雁峯上多松檜故亦曰松檜峯白帝宮在其
間俯眺三秦曠莽無際黃河如一縷水繚繞岳下其東

峯曰朝陽峯峯之左脇中有一峯狀甚秀異如爲東峯所抱者曰玉女峯乃東峯之支峯也世之談三峯者數玉女而不數朝陽非矣山之東北則爲仙人掌卽所謂巨靈掌也巖壁黑色石膏自壘中流出凝結成痕黃白相間遠望之見其大者五岐如指好奇者遂傳爲巨靈劈山之掌跡掌長三十丈許五指參差中指直冠峯頂長二十丈唐王涯作太華仙掌辯謂太華之首峯有五崖比壑破巖而列自下遠望之偶爲掌形俗傳則曰巨靈劈剖掌跡猶存賈氏談錄華岳掌其色丹紫正如肉色每太陽對照則盡見之及日暮則漸隱而不見樵者曰仙掌者蓋絕地之上羣壑聚會之所石色頽然望之適類於掌耳其說皆闕巨靈掌跡之訛似矣而猶不得其體狀明王履遊華山坐玉女峯東北巖上細察而後得之乃曰王涯所辨似得於傳聞未嘗如吾之近觀也蓋山石本黑膏出於壘從上溜下作淡黃微白色間之黑壁中上則五岐下則片屬岐者如指屬者如掌復有

細溜無數雜五岐間自遠望之細者不見惟見其大者故五岐如指耳寧有五崖比壑破巖而列哉且膏所溜處比比皆有豈惟此掌爲然此掌之外日月巖最多其次則東峰西壁近於楊氏石室者其色狀與此掌漏痕不殊但彼不類物形故不以爲異而見稱耳枕中書金天氏爲白帝治華陰山慎蒙名山記李白詩石作蓮花雲作臺今觀山形外羅諸山如蓮瓣中間三峯特出如蓮心其下爲雲臺峯自遠望之宛如青色蓮花開於雲臺之上也郭璞山海經註太華山有明星玉女持玉漿得上服之卽成仙道險僻不通詩含神霧云神仙傳麻姑手爪似鳥蔡經見之心中念曰背大痒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也王遠已知經心中所言卽使人牽經鞭之曰麻姑神人也汝何忽謂其爪可爬背耶漢武帝內傳王母命侍女法安嬰歌元靈之曲曰天地雖廓寥我把天地戶李善文選註史記齊人爲諺曰談天衍劉向別錄曰鄒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書言天事故曰

談天列仙傳呼子先者漢中關下卜師也老壽百餘歲
臨去呼酒家老嫗曰急裝當與嫗共應中陵王夜有仙
人持二茅狗來至呼子先子先持一與酒家嫗得而騎
之乃龍也上華陰山常於山上大呼言子先酒家母在
此云 渦音
窩 擘音劈

元丹丘歌

元丹丘愛

一作好

神仙朝飲潁川

一作水

之清流暮還嵩岑

之紫烟三十六峰常周旋長周旋躡星虹身騎飛龍耳

生風橫河跨海與天通我知爾遊心無窮

潁水經潁水出潁川陽城縣

西北少室山酈道元註山海經曰潁水出少室山地理
志曰出陽城縣陽乾山今潁水有三源歧發右水出陽

乾山之潁谷其水東北流中水導源少室南溪東合潁水河
徑負泰亭東與右水合左水出少室南溪東合潁水河
南通志嵩山居四岳之中故謂之中岳其山二峯東曰
太室西曰少室南跨登封北跨鞏邑西跨洛陽東跨密
縣縣亘一百五十餘里少室山潁水之源出焉其山有
三十六峰曰朝岳曰望洛曰太陽曰少陽曰石城曰石
筍曰檀香曰丹砂曰鉢盂曰香爐曰連天曰紫霄曰羅
漢曰七佛曰來仙曰清涼曰寶勝曰瑞應曰瑤壁曰紫
蓋曰翠華曰藥室曰紫微曰白道曰帝宇曰卓劍曰白
雲曰金牛曰明月曰凝璧曰迎霞曰玉華曰寶柱曰繫
馬曰白鹿曰靈隱星虹字出劉孝標辨命論星虹樞電
昭聖德之符然彼是用春秋元命苞大星如虹下流華
渚女節夢意感生朱宣事太白則指星宿虹
霓而言文同而義殊矣潁音潁岑音近層

扶風豪士歌

按唐書地理志關內道扶風郡本岐
州也至德元載更郡名曰鳳翔二載

復名扶風郡蕭士贇曰此太白避亂東土時詩扶
風乃三輔郡意豪士亦必同時避亂於東吳而與
太白銜杯酒接
殷勤之歡者

洛陽三月飛胡沙洛陽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血

白骨相撐如亂麻我亦東奔向吳國

一作來奔
漂溪上

浮雲四

塞道路賒東方日出啼早鴉城門人開掃落花梧桐楊

柳拂金井來醉扶風豪士家扶風豪士天下奇意氣相

傾山可移作人不倚將軍勢飲酒豈顧尚書期雕盤綺

食會衆客吳歌趙舞香風吹原嘗春陵六國時開心寫

意君所知堂中各有三千士明日報恩知是誰撫長劍

一揚眉清水白石何離離脫吾帽向君笑飲君酒爲君

吟張良未逐赤松去橋邊黃石知我心

天津橋名駕洛水上詳見二卷

註陳琳詩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拄說文撐邪柱也史記死人如亂麻司馬相如長門賦浮雲鬱而四塞韻會賒遠也詩辯坻扶風豪士歌方敘東奔忽著東方日出二語奇宕入妙此等乃真太白獨長蕭士贊曰言道路艱阻京國亂離而東土之太平自若也鮑照詩握君手執杯酒意氣相傾死何有江總詩太山言應可轉移卒延年詩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依倚將軍勢調笑酒家胡漢書陳遵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闔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沾醉時突入見遵母

叩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乃令從後閣出去劉
楨瓜賦承之以雕盤幕之以纖絺何遜詩玉盤傳綺食
論衡齊之孟嘗魏之信陵趙之平原楚之春申待客下
士招會四方各三千人江暉詩恐君不見信撫劍一揚
眉古艷歌行語卿且勿酌水清石自見清水白石何離
離卽水清石見之意蕭氏註以清水喻目白石喻齒恐
未是高士傳黃石公者下邳人也遭秦亂自隱姓名時
人莫知者張良易姓為長自匿下邳步遊沂水圯上與
黃石公相遇黃石公故墜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取履
良素不知誰諤然欲歐之爲其老人也強忍下取履因
跪進焉公以足受笑而去良殊驚公行里所還謂良曰
孺子可教也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愈怪之復跪曰
諾五日平明良往公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何後也後
五日早會良難鳴往公又先在復怒曰何後也後五日
早會良夜半往有頃公亦至喜曰當如是乃出一編書
與良曰讀是則爲王者師矣後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

穀城山下黃石卽我矣遂去不見良且視其書乃太公
兵法良異之因講習以說他人皆不能用後與沛公遇
於陳留沛公用其言輒有功後十三年從高祖過濟北
穀城下得黃石良乃寶祠之及良死與石并葬焉史記
漢六年正月封功臣封張良爲留侯留侯乃稱曰家世
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仇強秦天下振動
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
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乃學辟穀導引
輕身搏抽庚
切音瞠賒音奢

同族弟金城尉叔升

一作

卿燭照山水壁畫歌

按唐書地

理志京兆興平縣本名始平景龍二年中宗送金
城公主降吐蕃至此改曰金城至德二載更名興
平延州敷政縣本名固城武德二年徙治金城鎮
更名金城天寶元年更名敷政蘭州五泉縣咸亨

二年更名金城天寶元年復名五泉蘭州廣武縣
乾元二年更名金城凡金城更名者有四處未知
孰是李季卿三墳記先侍郎之子曰叔卿字萬天
質琅琅德光文蔚識度標邁弱冠以明經擢國授
薦邑虞樂二尉魏守崔公沔洎相國晉公
甲科第之進等舉之轉金城尉吏不敢欺

高堂粉壁圖蓬瀛燭前一見滄洲清洪波洶湧山崢嶸
皎若丹丘隔海望赤城光中乍喜嵐氣滅謂逢山陰晴
後雪迴谿碧流寂無喧又如秦人月下窺花源了然不
覺清心魂祇將疊嶂鳴秋猿與君對此歡未歇放歌行
吟達明發却顧海客揚雲帆便欲因之向溟渤

楚辭仍
羽人於

丹丘王逸註丹丘晝夜常明也太平御覽孔靈符會稽
記曰赤城山土色皆赤巖岫連沓狀似雲霞懸溜十仞
謂之瀑布飛流洒散冬夏不竭山谷絕澗崢嶸無底長
松葛藟幽藹其上方輿勝覽赤城山在台州天台縣北
六里一名燒山其上市壁皆如霞色望之如雉堞然故
人以此名山天台山志赤城山天台山之一小山也石
皆赤色壁立如城韻會嵐山氣也新唐書地理志會稽
郡有山陰縣以其在會稽山之北故名水經註山陰縣
川明土秀亦爲勝地故王逸少云從山陰道上猶如鏡
中行也謝朓詩下屬帶回溪呂延濟註回曲也花源謂
武陵之桃花源見二卷註任昉詩疊嶂易成響重以夜
猿悲劉良註疊嶂重山也明發見二卷註馬融廣成頌
張雲帆鮑照詩穿池類溟渤李善註溟渤二海名郭璞
山海經註渤海海岸曲崎頭也嵐盧含切音婪嶂音
帳

白毫子歌

淮南小山白毫子乃在淮南小山裏夜臥松下雲

繆本作雪

朝食石中髓小山連

一作聯

綿向江開碧峰巉巖淥水迴

余配白毫子獨酌流霞杯拂花弄琴坐青苔綠蘿樹下

春風來南窓蕭颯松聲起憑崖一聽清心耳可得見未

一作不

得親八公攜手五雲去空餘桂樹愁殺人

王逸楚辭序招

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昔淮南王安好古招懷天下俊偉之士自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歸其仁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故或稱大山或稱小山其意猶詩有大雅小雅也古今註淮南王淮南小山

之所作也淮南服食求仙徧禮方士遂與八公相攜俱去莫知所往小山之徒思戀不已乃作淮南王之曲焉

琦按上句之淮南小山本楚辭序以贊美白毫子之才下句之淮南小山則指白毫子隱居之地而言白毫子蓋當時逸人嚴滄浪以為太白呼八公爲白毫子非矣列仙傳卽疏者周封史也能行氣鍊形煮石髓而服之謂之石鍾乳神仙傳王烈獨之太行山中忽聞山東崩地殷殷如雷聲烈往視之乃見山破石裂數百丈兩畔皆是青石石中一穴口徑濶尺許中有青泥流出如髓烈取泥試丸之須臾成石如投熱蠟之狀隨手堅凝氣如粳米飯嚼之亦然烈合數丸如桃大用携少許歸與嵇叔夜曰吾得異物叔夜甚喜取而視之已成青石擊之琤琤如銅聲叔夜卽與烈往視之斷山已復如故烈曰叔夜未合得道故也按神仙經曰神山五百年輒開其中石髓出得而食之壽與天相畢烈前得者必是也謝靈運詩洲紫渚連縣劉良註連縣不絕貌論衡項曼

都曰有數仙人將我上天口飢欲食仙人輒飲我以流霞一杯每飲一杯數月不飢水經註淮南王劉安折節下士篤好儒學養方術之徒數十人皆爲俊異焉多神仙秘法鴻寶之道忽有八公皆鬚眉皓素詣門希見門者曰吾王好長生今先生無住衰之術未敢相聞八公咸變成童王甚敬之八士並能鍊金化丹出入無間乃與安登山埋金於地白日升天餘樂在器雞犬舐之者俱得上昇淮南王招隱士桂樹叢生兮山之幽

梁園吟

一作梁苑醉酒歌 一統志梁園在河南開封府城東南一名梁苑漢梁孝王遊賞

之所

我浮

一作乘

黃河

一作雲

去京闕

一作關

挂席欲進

一作往

波連

山天長水闊厭遠涉訪古始及平臺間平臺爲客憂思

多對酒

一作醉來

遂作梁園歌却憶蓬池阮公詠因吟淶水

揚洪波

謝靈運詩挂席拾海月木華海賦波如連山漢書梁孝王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

如淳註平臺在大梁東北離宮所在也顏師古註今其城東二十里所有故臺基其處寬博土俗云平臺也水經註晉灼曰平臺在城中東北角亦或言兔園在平臺側如淳曰平臺離宮所在今城東二十里有臺寬廣而不甚極高俗謂之平臺予按漢書梁孝王傳稱王以功親爲大國築東苑方三百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複道自宮東出揚州之門左陽門卽睢陽東門也連屬於平臺則近矣屬之城隅則不能是知平臺不在城中也梁王與鄒枚司馬相如之徒極遊於其上故齊隨郡王山居序所謂西園多士平臺盛賓鄒馬之客咸在伐木之歌屢陳是用追芳昔娛神遊千古故亦一時之盛事謝氏雪賦亦

云梁王不悅遊於兔園今也歌堂淪宇律管埋音孤基
塊立無復曩日之望矣元和郡縣志平臺在宋州虞城
縣西四十里左傳宋皇國父爲宋平公所築漢梁孝王
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與鄒枚
相如之徒並遊其上卽此也阮籍詠懷詩徘徊蓬池上
還顧望大梁淶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走獸交橫馳飛
鳥相隨翔是時鷄火中日月正相望朔風厲洪波浩蕩
嚴寒陰氣下微霜羈旅無儔匹俛仰懷哀傷

迷舊國路遠西歸安可得人生達命豈暇作繆本愁且飲

美酒登高樓平頭奴子搖大扇五月不熱疑一作清秋

玉一作素盤楊一作青梅爲君設吳鹽如花皎白一作如雪持

鹽把酒但飲之莫學夷齊事高潔一作何用孤高比雲月一作咄咄書空字

還滅梁武帝詩
平頭奴子擎履箱

昔人豪貴信陵君
今人耕種信陵墳

荒城虛

一作遠

照碧山月古木盡入蒼梧雲
梁王宮闕

一作

賓客今安在
枚馬先歸不相待
舞影歌聲散
淥池空餘汙

水東流海

按史記魏公子無忌封信陵君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謀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

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諸侯以
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後奪晉鄙兵進擊秦軍秦
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又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
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
子威震天下太平寰宇記信陵君墓在開封府浚儀縣
南十二里藝文類聚歸藏曰有白雲出自蒼梧入於大
梁漢書枚乘淮陰人游梁梁客皆善屬詞賦乘尤高司
馬相如成都人爲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是時梁孝王來

朝從游說之士鄒陽枚乘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
客游梁得與諸侯遊士居一統志汴河舊自滎陽縣東
經開封府城南又東合蔡河名菰荇渠又名通濟渠東
注泗州下入於淮作梁園歌而忽問以信陵數語意謂
以信陵之賢名震一世至今日而墓域且不克保況梁
孝王之賢不及信陵其歌臺舞榭又焉能保其常在乎
此文章襯托法不是爲信陵致慨乃是爲梁王釋恨并
自己解愁以見不如及時行樂之爲得也故下遂接以
滿衣云云

沉吟此事淚

沉吟此事淚滿衣黃金買醉未能一作莫言歸

連呼五白行

一作投

六博分曹賭酒酣

一作看

馳暉歌且謠

意方遠東山高臥時

一作還

起來欲濟蒼生未應晚

招魂

菑蔽象碁有六簿些分曹並進道相迫些成梟而牟呼
五白些王逸註投六箸行六碁故爲六簿也倍勝爲牟

五白簿齒也言已棊已梟當成牟勝射張食棊下兆於
屈故呼五白以助投也吳曾漫錄五木之戲其四爲玉
采貴也其八爲珉采賤也五木之中有采曰白蓋五木
俱白也楚詞成梟而牟呼五白梟二爲珉采牟者勝也
欲勝其梟必呼五白也海錄碎事六博用十二棊分黑
白各半擲之分曹賭酒分爲二曹以賭酒之勝負也謝
朓詩馳暉不可接李善註馳暉日也詩國風我歌且謠
毛傳曰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世說謝公在東山朝命
屢降而不動後出爲桓宣武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出
錢送高靈時爲中丞亦往相祖先時多少飲酒因倚如
醉戲曰卿屢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
肯出將如蒼生何今亦蒼生將如君何謝笑而不荅

鳴臯歌送岑徵君

原註時梁園三尺雪在清泠池
元和郡縣志鳴臯山在河

南府陸渾縣東北十五里河南通志鳴臯山在河
南府嵩縣東北五十里一名九臯山昔有白鶴鳴

其上故名太平寰宇記清泠池在宋州宋城縣東北二里梁孝王故宮有釣臺謂之清泠臺今號清泠池神州古史考清泠池在歸德府城東梁園內

若有人兮思鳴臯阻積雪兮心煩勞洪河凌兢不可以

徑度冰龍鱗兮難容舳舳仙山

一作神仙

之峻極兮聞天籟

之嘈嘈霜崖縞皓以合沓兮若長風

一作虹

扇海湧滄溟

之波濤玄猿綠罷舔崙岌

繆本作岌危一作岑危

危繆本作岌柯振

石駭膽慄魄羣呼而相號峰崢嶸以路絕挂星辰於巖

藪

楚辭若有人兮山之阿四愁詩何爲懷憂心煩勞西都賦帶以洪河涇渭之川呂向註洪河大河也甘泉

賦馳闔闔而入凌兢服虔註凌兢恐懼也顏師古註凌
兢者言寒涼戰栗之處也冰龍鱗者冰有鋸齒參差如
鱗也韻會舠小船也形如刀集韻或作舠通作刀詩曾
不容刀釋名云二百斛以上曰艇三百斛曰刀莊子子
游曰地簾則衆竅是已人簾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簾子
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天簾謂空中因風氣
作聲不假物而成者也埤蒼嘈嘈聲衆也鮑照詩霜崖
土膏謝朓詩合沓與雲齊呂向註合沓高貌袁宏三國
名臣贊洪飈扇海二溟揚波上林賦玄猿素雌李善註
玄猿猿之雄者玄色也西京雜記熊羆毛有綠光皆長
二尺者直百金絛談吐舌貌木華海賦巖巖釋名山
多小石曰竅竅堯也每石堯堯獨處而出見也 縞音
稿 釜音吟 絛音演 送君之歸兮動鳴臯之新作交鼓吹兮彈
音 絛音 縞音 演 送君之歸兮動鳴臯之新作交鼓吹兮彈
絲觴清冷之池閣君不行兮何待若返顧之黃鵠掃梁

園之羣英振大雅於東洛中征軒兮歷阻折尋幽居兮

越巘嶢盤白石兮坐素月琴松風兮寂

一作昇

萬壑

蘇武詩黃

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庾信詩黃鵠一反顧徘徊應悽然史記梁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招延四方豪傑自

山以東游說之士莫不畢至江淹別賦金闈之諸彥蘭臺之羣英孔叢子巾車命駕鄭玄周禮巾車註巾猶衣

也李善文選註軒車通稱也巾征軒者以帷蒙征車之上也謝靈運詩連嶂疊巘嶢李善註巘嶢崖之別名謝

莊月賦素月流天白帖琴曲有風入松樂府詩集琴集

曰風入松晉嵇康所作也巘語蹇切年上聲嶠音諤

望不見兮心氛氲蘿冥冥兮霰紛紛水橫洞以下淥波

小聲而上聞虎嘯谷而生風龍藏溪而吐雲冥冥

一作寡鶴

清唳飢飈嘖呻塊

蕭本作魂

獨處此幽默兮愀

一作啼

空山而

一作

愁人

謝惠連雪賦氛氲蕭索李善註氛氲盛貌毛萇詩傳霰暴雪也鄭箋曰將大雨雪始必微

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搏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淮南子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管輅別傳龍者

陽精以潛爲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興雲虎者陰精而居於陽依木長嘯動於巽林二氣相感

故能運風謝朓詩獨鶴方朝唳飈此夜啼韻會唳鶴鳴也按本草飈鼠鳥名一名鶯鼠一名夷由一名飛生

鳥狀如蝙蝠肉翅連尾大如鴟鵂毛紫色好夜飛但能向下不能向上恒夜鳴鳴聲如人呼湖嶺山中多有之

氛音分又音焚氲於云切

平聲唳音麗愀音悄又音秋雞聚族以爭食鳳孤飛

而無鄰蜺蜺嘲龍魚目混珍嫫母衣錦西施負薪若使

巢由桎梏於軒冕兮亦奚異於夔龍夔夔於風塵哭何
苦而救楚笑何誇而却秦吾誠不能學二子沽名矯節
以耀世兮固將棄天地而遺身白鷗兮飛來長與君兮

相親

爾雅翼蝻似蜥蜴灰褐色在人家屋壁間狀雖似龍人所玩習故淮南云禹南濟於江黃龍負舟

禹視龍猶蝻蝻龍亡而去比之蝻蝻言不足畏揚子云執蝻而嘲龜龍蓋陋之也一名守宮又名壁宮特善捕蝻俗號蝻虎李善文選註雒書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鄭玄曰魚目亂珍珠尚書大傳黃帝妃嫫母於四妃之班最下貌甚醜而最賢心每自退高誘淮南子註嫫母古之醜女吳越春秋越王使相者於國中得苧蘿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旦鄭玄禮記註桎梏今械也在足曰桎在手曰梏莊子楚夔爲仁跼跂爲義廣韻夔夔旋

行貌一曰跛也巢由以隱居自樂爲志夔龍以行道濟時爲志若使巢由羈身於軒冕之中與夔龍廢棄於風塵之內無異是皆不適其志願也戰國策吳與楚戰於柘舉三戰入郢楚冒勃蘇曰吾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羸糧潛行上岢山踰深溪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鶴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瘡而殫悶旄不知人秦王聞而走冠帶不相及左捧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楚冒勃蘇對曰臣非異楚使新造執丘楚冒勃蘇吳與楚戰於柘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遂出草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蒲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左太冲詩吾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詳見二卷註晁補之曰李白天才俊麗不可矩矱然要長於詩而文非其所能也賦近於文故白大鵬賦辭非不壯不若其詩盛行於世至鳴皋歌一篇本末楚辭也

而世誤以爲詩因爲出之其畧曰蝓蚌嘲龍魚目混珍
嫫母衣錦西施負薪此諄諄放屈原卜居及賈誼弔屈
原語而白才自逸蕩故或離而去之云楚辭後語曰白
天才絕出尤長於詩而賦不能及晉魏獨此篇近楚辭
然歸來子猶以爲白才自逸蕩故或離而去之亦爲知
言云 蝓音偃蚌音珍嫫音模覽匹減切篇入聲又音
別楚音薩 又音屑

鳴臯歌奉餞從翁清歸五崖山居

憶昨

繆本作
昨憶

鳴臯夢裏還手弄素月清潭間覺時枕席

非碧山側身西望阻秦關麒麟閣上春還早著書却憶

伊陽好青松來風吹古

繆本作
石

道綠蘿飛花覆烟草我家

仙翁

繆本
作公

愛清真才雄草聖凌古人欲臥鳴臯絕世塵

鳴臯微茫在何處五崖峽

一作溪蕭
本作狹

水橫樵路身披翠

雲裘袖拂紫烟

一作雲

去去時應過嵩少間相思爲折三

花樹

太平寰宇記鳴臯山在河南府伊陽縣東三十五里伊陽縣本陸渾地唐先天元年十二月割陸渾

縣置伊陽縣在伊水之陽去伊水一里張衡詩側身西望涕沾裳太平御覽漢宮殿疏曰麒麟閣蕭何造以藏秘書畫賢臣宋書沈儀篤學有雄才以儒素自業北齊書才雄氣猛英畧蓋世法書要錄弘農張芝高尚不仕善草書精勁絕倫家之衣帛必先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每書云匆匆不暇草書人謂之草聖宋玉諷賦主人之女翳承日之華披翠雲之裘水經嵩高爲中岳在潁川陽城縣西北酈道元註爾雅曰山大而高曰

嵩合而言之爲嵩高分而名之爲二室西南爲少室東北爲太室三花樹卽貝多樹也齊民要術嵩山記曰嵩寺中忽有思惟樹卽貝多也昔有人坐貝多樹下思惟因以名焉漢道士從外國來將子於西山脚下種極高大今有四樹
一年三花

勞勞亭歌

原註在江寧縣南十五里古送別之所一名臨滄觀太平御覽輿地志曰丹

陽郡秣陵縣新亭隴上有望遠樓又名勞勞亭宋改爲臨滄觀行人分別之所一統志勞勞亭在應天府治西南吳時置

金陵勞勞送客堂蔓草離離生道旁古情不盡東流水
此地悲風愁白楊我乘素舸同康樂朗咏清川飛夜霜

昔聞牛渚吟五章今來何謝袁家郎苦竹寒聲動秋月

獨宿空簾歸夢長

古詩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顧會
舸大船也謝靈運詩可憐誰家郎綠

流乘素舸康樂卽靈運以其襲封康樂公故世稱之曰
謝康樂孫綽天台山賦朗咏長川胡震亨曰清川飛夜
霜疑引謝詩今謝集無此句或亡之耳世說註續晉陽
秋曰袁虎少有逸才文章絕麗曾有咏史詩是其風情
所寄少孤而貧以運租爲業鎮西謝尚時鎮牛渚乘秋
佳風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虎在運租船中諷詠
聲既清會辭又藻拔非尚所曾聞遂往聽之乃遣問訊
答曰是袁臨汝郎誦詩卽其咏史之作也尚佳其率有
興致卽遣要迎談話申旦自此名譽日茂竹有淡竹苦
竹二種莖葉不異以其笋味之苦淡而名此詩大意太
白白自誇山水之趣既同康樂而吟咏之妙又不減袁宏
惜無相賞之人與之談話申旦空簾獨宿殊覺寂寥兩

事並用各不相妨楊註謂康樂乃謝靈運邀袁虎者乃謝尚疑太白誤作一事用者非也舸音歌又音哿

橫江詞六首

太平寰宇記橫江浦在和州歷陽縣東南二十六里孫策自壽春欲經畧

江東揚州刺史劉繇遣將樊能于廩屯橫江孫策破之於此對江南岸之采石往來濟渡處隋將韓擒虎平陳自采石濟亦此處也

人道

繆本作言

橫江好儂道橫江惡一風三日吹倒山

一作猛風

吹倒天門山

白浪高於瓦官閣

胡三省通鑑註吳人率自稱曰儂幽怪錄上元縣有瓦棺

寺寺上有閣倚山瞰江萬里在目亦江湖之極境游人弭棹莫不登眺江南通志昇元閣在江寧城外一名瓦官閣卽瓦官寺也閣乃梁朝所建高二百四十尺南唐時猶存今在城之西南角揚吳未城時正與越臺相近

長干之西北也唐以前江水逼石頭李白詩白浪高于瓦官閣以此

其二

海潮南去過尋陽牛渚由來險馬當橫江欲渡風波惡

一水牽愁萬里長

唐時江南西道有九江郡卽江州也治潯陽縣天寶元年改名潯陽郡乾

元初復爲江州今爲江西之九江府江水經其中下至揚州入海方與勝覽牛渚山在太平州當塗縣北三十里山下有磯古津渡也與和州橫江渡相對隋師伐陳賀若弼從此北渡六朝以來爲屯戍之地陸放翁入蜀記采石一名牛渚與和州對岸江面比瓜州爲狹故隋韓擒虎平陳及本朝曹彬下江南皆自此渡然微風輒浪作不可行劉賓客云蘆葦晚風起秋江鱗甲生王文公云一風微吹萬舟阻皆謂此磯也太平府志牛渚磯

屹然立江流之衝水勢湍急大爲舟楫之害元和郡縣志馬當山在江州彭澤縣東北一百里橫入大江甚爲險絕往來多覆溺之懼太平御覽九江記曰馬當山高八丈周迴四里在古彭澤縣北一百二十里其山橫枕大江山象馬形回風急擊波浪涌沸舟船上上下下多懷憂恐山際立馬當山廟以祀之

其三

橫江西望阻西秦漢水東連

一作楚水東流

揚子津白浪如山

那可渡狂風愁殺峭帆人

漢水出漢中之岷江合流東至揚州爲口與岷江合

揚子江入海胡三省通鑑註揚子津在今真州揚子縣南是往來橫渡處

其四

海神來

文苑英華作東

過惡風迴浪打天門石壁開浙江八月

何如此濤似連山噴雪來

方輿勝覽天門山在太平州當塗縣西南三十里又名蛾

眉山夾大江對峙東曰博望西曰梁山水經註錢塘縣東有定已諸山皆西臨浙江水流於兩山之間江川急濬兼濤水晝夜再來來應時刻常以月晦及望尤大至二月八月最高峨峨二丈有餘木華海賦波如連山

其五

橫江館前津吏迎向余東指海雲生郎今欲渡緣何事

如此風波不可行

唐太平府志采石驛在采石鎮濱江卽唐時之橫江館也在明爲皇華驛按

唐書百官志津尉掌舟梁之事永徽後廢津尉置津吏上關八人中關六人下關四人無津者不置梁簡文帝

詩采菱渡頭擬黃河郎今欲渡畏風波
范德機云絕句一句一絕乃其大本其次句少意多極四詠而反覆
議論此篇氣格合歌行之風使人咏歎而有無窮之思
乃唐人所長也諸家詩非不佳然視李杜氣格音調特
異熟讀自見

其六

月文苑英華作日暈天風霧不開海鯨東蹙百一作衆川迴驚波

一起三山動公無

一作莫

渡河歸去來

日暈主雨月暈主風木華海賦魚則

橫海之鯨突抗孤遊喻波則洪連踧踏吹滂則百川倒
流山謙之丹陽記江寧縣北十二里濱江有三山相接
卽名爲三山舊時津濟道也永樂一統志三山在應天
府西南五十七里下臨大江三峰排列故名古樂府公

無渡河公
竟渡河

金陵城西樓月下吟

金陵夜寂

一作靜

涼風發獨上高

一作西

樓望吳越白雲映

水搖空城

一作秋城文苑英華作秋光

白露垂珠滴秋月

文苑英華作如珠滴

秋月一作沾衣濕秋月

月下沉

一作長

吟久不歸古來

一作今

相接眼

中稀解道澄江淨如練令人長

一作還文苑英華作却

憶謝玄暉

江淹別賦秋露如珠謝玄暉晚登三山還望京邑詩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

東山吟

一作醉遇謝安東山城三十五里晉謝安携妓之所

原註土山去江寧太平寰宇

記土山在昇州上元縣南三十里按丹陽記晉太傅謝安舊隱會稽東山因築土像之無巖石故謂土山也有林木臺觀娛遊之所安常請朝中賢士子姓親屬會宴於此江南通志東山在江寧府城東南三十里一名土山晉謝安先隱居會稽東山既出心嘗思憶因築土爲山擬之寄懷欣賞晉書云謝安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姪往來游集卽此地也

攜妓東土山

胡本作東山去

悵然悲謝安我妓今朝如花月他

妓古墳荒草寒白雞夢後三

一作五

百歲酒酒澆君同所

懽酣來自作青海舞秋風吹落紫綺冠彼亦一時此亦

一時浩浩洪流之一作

高

詠何必奇

晉書謝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

渝每形於言色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汎海之裝欲須
經畧粗定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悵然謂所
親曰昔桓溫在時吾懼不全忽夢乘溫與行十六里見
一白雞而止乘溫與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
矣白雞主酉今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乃上疏遜位
尋薨楊齊賢曰自安至太白時三百餘歲耳一本作五
百非是世說桓公伏甲設饌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
王坦之王甚遽問謝曰當作何計謝神意不變謂文度
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相與俱前王之恐狀轉見於色
謝之寬容愈表於貌望階趨席方作洛生咏諷浩浩洪
流桓憚其曠
遠乃趣解兵

僧伽歌

太平廣記僧伽大師西域人姓何氏唐龍朔初來遊北土隸名於楚州龍興寺後於

泗州臨淮縣信義坊乞地施標將建伽藍於標下掘得古香積寺銘記并金像一軀上有普照王佛

字遂建寺焉景龍二年中宗皇帝遣使迎師入內
道場尊爲國師尋出居薦福寺嘗獨處一室其頂
上有一穴恒以絮塞之夜則去絮香從頂穴中出
烟氣滿房非常芳馥及曉香還入頂穴中又以絮
室之師嘗濯足人取其水飲之痼疾皆愈一日中
宗於內殿語師曰京師無雨已是數月願師慈悲
解朕憂迫師乃將瓶水泛洒俄頃陰雲驟起甘雨
大降中宗大悅詔賜所修寺額以臨淮寺爲名師
請以普照王字爲名蓋欲依金像上字也中宗以
照字是天后廟諱乃改爲普光王寺御筆親書以
賜焉至景龍四年三月二日端坐而終中宗卽令
於薦福寺起塔供養俄而大風歛起臭氣滿長安
中宗問曰是何祥也近臣奏曰僧伽大師化緣在
臨淮恐是欲歸彼處故現此變中宗心許其臭頓
息頃刻之間奇香馥烈卽以其年五月送至臨淮
起塔供養中宗問萬迴師曰僧伽大師何人萬迴

曰是觀音化身也如法華經普門品云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卽見比丘身而爲說法此卽是也傳燈錄泗州僧伽大師世謂觀音大士應化也但此土有緣之衆乃謂大師自西國來唐高宗時至長安洛陽行化歷吳楚間身執楊枝混於緇流或問師何姓答曰我姓何又問師是何國人師曰我何國人尋於泗上欲構伽藍因宿州民賀跋氏捨所居師曰此本爲佛宇今掘地果得古碑云香積寺卽齊李龍建所剏又獲金像衆謂然燈如來師曰普光王佛也因以爲寺額景龍二年中宗遣使迎大師至輦轂深如禮異命住大薦福寺三年三月三日大師示滅伽具牙切音茹

真僧法號號僧伽有時與我論三車問言誦咒幾千遍口道恒河沙復沙此僧本住南天竺爲法頭陀來此國

戒得長天秋月明心如世上青蓮色意清淨貌稜稜亦

不減亦不增瓶裏千年舍利

蕭本作鐵柱

骨手中萬歲胡孫

藤嗟予落泊

蕭本作魄

江淮久罕遇真僧說空有一言懺

許本

作盡波羅夷再禮渾除犯輕垢

三車謂羊車鹿車牛車也法華經長者告諸子

言羊車鹿車牛車今在門外可以遊戲汝等於此火宅宜速出來註云羊車喻聲聞乘鹿車喻緣覺乘牛車喻菩薩乘俱以運載爲義方便施設舊說聲聞不能化他如羊不顧後羣故以羊車譬聲聞乘緣覺是法行人從他如法少自推義多故以鹿車譬緣覺乘鹿不依人故也或云譬鹿猶有回顧之慈菩薩慈悲化物如牛之安忍運載故以牛車譬菩薩乘琦謂當是以三獸之力有大小三車之所載有多寡喻三乘諸賢聖道力之淺深

耳恒河西域中水名釋典謂西域香山頂上有無熱惱池四方流出四水其東方之水謂之疏伽河卽恒河也廣四十里水中之沙微細如麴佛說法之處皆與此河相近故常取以爲喻云如恒河中所有沙數蓋言其數之極多非算數所能知者耳劉昫唐書天竺國卽漢之身毒國或云婆羅門地也在葱嶺西北周三萬餘里其中分爲五天竺一曰中天竺二曰東天竺三曰南天竺四曰西天竺五曰北天竺地各數千里城邑數百南天竺爲國際東天竺東際大海雪山四周有山爲壁南面一谷通爲國門東天竺東際大海與扶南林邑鄰接西天竺與罽賓波斯相接中天竺據四天竺之會其都城周圍七十餘里北臨禪連河云法苑珠林西云頭陀此云抖擻能行此法卽能抖擻煩惱去離貪著如衣抖擻能去塵垢是故從喻爲名錦繡萬花谷頭陀梵語云杜多漢言抖擻謂三毒如塵至真心此人能振揮除去故今訛稱頭陀陳永陽王解講疏戒與秋月共明禪與春池共潔

華嚴經菩提心者猶如蓮花不染一切諸罪垢故僧肇
維摩詰經註天竺有青蓮花其葉修廣青白分明世說
孫興公見林公稜稜露其爽心經是諸法空相不生不
滅不垢不淨不減不增魏書佛既謝世香木焚尸靈骨
分碎大小如粒擊之不壞焚亦不焦或有光明神驗胡
言謂之舍利弟子收奉置之寶瓶竭香花致敬慕法苑
珠林舍利者西域梵語此云骨身恐濫凡夫死人之骨
故存梵本之名舍利有三種一是骨舍利其色白二是
髮舍利其色黑三是肉舍利其色赤是佛舍利推打不
碎是弟子舍利椎擊便破矣楊齊賢曰胡孫藤乃藤杖
手所執者後漢書西域傳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遣之
宗章懷太子註不執著爲空執著爲有兼遣謂不空不
有虛實兩忘也鳩摩羅什維摩詰經註佛法有二種一
者有二者空若常在有則累於想著若常在空則捨於
善本若空有迭用則不設二過猶日月代明萬物以成
胡三省通鑑註釋氏以面陳悔過爲懺波羅夷者華言

棄謂犯此罪者永棄佛法邊外法苑珠林云波羅夷者此云極重罪是也輕垢罪者比重減輕一等凡玷汙淨行之類皆是據梵網輕重戒有十犯者得波羅夷罪輕戒有四十八犯者爲輕垢罪廣川書跋僧伽傳蔣穎叔作其謂李太白嘗以詩與師論三車者誤也詩鄙近知非太白所作世以昔人類在集中信而不疑且未嘗深求其言而知其不類予爲之校其年始知之太白死在代宗元年上距大足二年壬寅爲六十年而白生當景龍四年白生九歲固不與僧伽接然則其詩爲出於世俗而復不考歲月殆湮其服者托白以爲重而儒者信之又增異也 懺
義鑑切挽去聲

白雲歌送劉十六歸山

楚山秦山皆白雲白雲處處長隨君長隨君君入楚山

裏雲亦隨君渡湘水湘水上女蘿衣白雲堪臥君早歸
通鑑地理通釋湘水出全州清湘縣陽朔山東入洞庭
北至衡州衡陽縣入江楚辭被薜荔兮帶女蘿方弘靜
曰太白賦新鶯百轉與白雲歌無咏物句
自是天仙語他人稍有擬象即屬凡辭

金陵歌送別范宣

石頭巉巖如虎踞凌波欲過滄江去鍾山龍盤走勢來
秀色橫分歷陽樹四十餘帝三百秋功名事跡隨東流
白馬小兒誰家子泰清之歲來關囚

一作白馬金鞍誰家子吹唇虎嘯風

樓鳳金陵昔時何壯哉席卷英豪天下來冠蓋散爲烟霧

盡金輿玉座成寒灰扣劍悲吟空咄嗟梁陳白骨亂如

麻天子龍沉景陽井誰歌玉樹後庭花此地傷心不能

道目

一作日

下離離長春草送爾長江萬里心他年來訪

南山皓

蕭本作老因觀秣陵山阜乃嘆曰鍾山龍蟠石頭虎踞帝

張勃吳錄劉備曾使諸葛亮至京

王之宅也景定建康志石頭山在城西二里按輿地志
環七里一百步緣大江南抵秦淮口去臺城九里自六
朝以來皆守石頭以爲固以王公大臣領戍軍爲鎮其
形勝蓋必爭之地也一統志石頭山在應天府西二里
蜀漢諸葛亮云石頭虎踞是也陸放翁入蜀記望石頭
山不甚高然峭立江中繚繞如垣牆凡舟皆由此下至
建康故江左有變必先固守石頭真控扼要地也元和
郡縣志鍾山在潤州上元縣西北十八里按輿地志古

金陵山也邑縣之名由此而立吳大帝時蔣子文發神異於此封爲蔣侯改山曰蔣山宋復名鍾山江表上已常游於此爲衆山之傑六朝事跡鍾阜圖經云在縣東北周迴六十里高一百五十八丈東連青龍山西臨青溪南自鍾浦下入秦淮北接雉亭山漢末秣陵尉蔣子文逐盜死於鍾山吳大帝爲立廟封曰蔣侯大帝祖諱鍾因改名曰蔣山按丹陽記云京師南北並連山嶺而蔣山峯巖巖異其形象龍實作揚都之鎮諸葛亮嘗至京觀秣陵山阜云鍾山龍蟠蓋謂此也楊齊賢曰和州歷陽郡治歷陽縣建康圖經西至本府界十里自界首至和州八十三里從采石而濟蓋南北往來要津又曰按紀年自孫權定都建鄴傳四主五十九年而晉并之元帝渡江傳十一主一百三年而宋代之宋傳八主六十年而齊代之齊傳七主二十四年而梁代之梁傳四主五十六年而陳代之陳傳五主三十三年而隋并之凡三十九主三百三十五年蕭士贇曰按史書自吳大

帝建都金陵後歷晉宋齊梁陳凡六代共三十九主此
言四十餘帝者併其推尊者而混言之也自吳大帝黃
武元年壬寅歲至陳禎明三年己酉共三百六十八年
吳亡後歇三十六年只三百三十二年此言三百秋者
舉成數而言耳按六代建都之歲只三百三十二年楊
氏於宋齊梁交代之歲各重數一年故誤爲三百三十
五也白馬小兒謂侯景破丹陽乘白馬以青絲爲羈勒梁書
壽陽來其後侯景破丹陽乘白馬以青絲爲羈勒梁書
太清二年八月侯景舉兵反十月己亥景自橫江濟於
采石辛亥景師至京三年三月攻陷宮城南齊書元嘉
七年太一在八宮闕囚惡歲南史侯景矯詔禪位將登
太極殿醜徒數萬同共吹唇唱吼而上後漢書雷震四
海席卷天下章懷太子註席卷言無餘也江淹恨賦喪
金輿及玉乘謝莊孝武宣貴妃誅金缸暖兮玉座寒曹
植酒賦或揚袂屢舞或扣劍清歌陳書後主聞兵至從
宮人十餘出後堂景陽殿將自投於井袁憲侍側苦諫

不從後閨舍人夏侯公韻又以身蔽井後主與爭久之
方得入焉及夜爲隋軍所執六朝事跡景陽井臺城中
景陽宮井也按南史隋克臺城陳後主與張麗華孔貴
嬪俱入井隋軍出之故杜牧之詩云三人出皆井謂此
也其井有石欄上多題字舊傳云欄有石脉以帛拭之
作臙脂痕或云石脉之色類臙脂故云陳書後主每引
賓客對貴妃等游宴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
新詩互相贈答採其尤艷麗者以爲曲詞被以新聲選
宮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數令習而歌之分部迭進持以
相樂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指所歸皆美張
貴妃孔貴嬪之容色也其畧曰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
新通典玉樹後庭花堂黃鸝留金釵兩臂垂並陳後
主所造恒與宮中女學士及朝臣相唱和爲詩太樂令
何胥採其尤輕艷者以爲此曲南山皓謂漢之四皓四
皓在秦時始入藍田山後又入地肺山漢時匿終南山
終南山廣八百餘里橫亘關中南面故亦謂之南山凡

藍田地肺諸山亦南山之支
脉矣四皓事詳後廿二卷註

笑歌行

笑矣乎笑矣乎君不見曲如鉤古人知爾封公侯君不
見直如絃古人知爾死道邊張儀所以只掉三寸舌蘇

秦所以不墾二頃田

後漢書順帝之末京師童謡曰直如絃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後漢

紀載此謡作曲如鉤封公侯漢書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顏師古註掉搖也太白借用其語作張儀遊說事用史記蘇秦曰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掉條上聲又去聲二音

笑矣乎笑矣乎君不見滄浪老人歌一曲還道滄浪濯

吾足平生不解謀此身虛作離騷遣人讀笑矣乎笑矣
乎趙有豫讓楚屈平賣身買得千年名巢由洗耳有何
益夷齊餓死終無成君愛身後名我愛眼前酒飲酒眼
前樂虛名何處有男兒窮通當有時曲腰向君君不知

猛虎不看几上肉洪爐不鑄囊中錐

屈平漁父豫讓巢由俱見前註晉書

張翰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卽時一杯酒後漢書鼓洪爐燎毛髮史記譬若錐之處囊中

笑矣乎笑

矣乎甯武子朱買臣叩角行歌背負薪今日逢君君不

識豈得不如佯狂人

呂氏春秋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于是為商旅將任車以

至齊暮宿于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爨
火甚盛從者甚衆甯戚飯牛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
疾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之歌者非常人也
命後車載之桓公反至從者以請桓公賜之衣冠見之
甯戚說桓公以治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治天下桓
公大悅此詩以甯戚為甯武子恐誤然太平御覽尸子
曰鮑叔為桓公祝曰使臣無忘在莒時管子無忘在魯
時甯武子無忘車下時則前此已有稱甯戚為甯武子
者矣豈武子是戚之字耶晉書或叩角以干齊漢書朱
買臣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擔束
薪行且讀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無歌謳道中
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曰我年五十當富貴
今已四十餘矣汝苦日久待我富貴報汝功妻恚怒曰
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
其後買臣獨行歌
道中負薪墓間

悲歌行

悲來乎悲來乎主人有酒且莫斟聽我一曲悲來吟悲
來不吟還不笑天下無人知我心君有數斗酒我有三

尺琴琴鳴酒樂兩相得一盃不啻千鈞金

博雅神農氏琴長六尺六

寸六分說文鈞三十斤也

悲來乎悲來乎天雖長地雖久金玉滿堂

應不守富貴百年能幾何死生一度人皆有孤猿坐啼

墳上月且須一盡杯中酒

老子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

長生又老子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悲來乎悲來乎鳳鳥

蕭本作鳳

不至河無

圖微子去之箕子奴漢帝不憶李將軍楚王放却屈大夫悲來乎悲來乎秦家李斯早追悔虛名撥向身之外
范子何曾愛五湖功成名遂身自退劍是一夫用書能
知姓名惠施不肯千萬乘卜式未必窮一經還須黑頭

取方伯莫漫白首為儒生

李廣屈原李斯范蠡事俱見前註老子功成名遂身退天

之道也史記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呂氏春秋魏惠王謂惠子曰上世之有國必賢者也今寡人實不若先生願得傳國惠子辭王又固請曰寡人莫有之國于此者也而傳之賢者民之貪爭之心止矣欲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惠子曰若王之言則施不可而聽

矣王固萬乘之主也以國與人猶尚可今施布衣也可
以有萬乘之國而辭之此其正貪之心愈甚也漢書卜
式河南人以田畜為事會渾邪等降縣官費重倉府空
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式持錢二十萬與河
南太守以給徙民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式又盡復與
官上乃召拜式為郎中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
尊顯以風百姓試使治民拜緹氏令緹氏便之遷成臯
令將漕最拜為齊王太傅轉為相會呂嘉反式上書願
與子男及臨菑習弩博昌習船者請行死之以盡臣節
上賢之賜式爵闕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元鼎中代
石慶為御史大夫明年當封禪式不習文章貶秩為太
子太傅以壽終漢書何武傳刺史古之方伯上所委任
一州表率也 蘇東坡曰今太白集中有悲來乎笑矣
乎及贈懷素草書數詩決非太白作蓋唐末五代間賈
休齊已輩詩也予舊在富陽見國清院太白詩絕凡近
過彭澤唐興院又見太白詩亦非是良由太白豪俊語

不甚擇集中往往有臨時率然之句故使
妄庸敢爾若杜子美世豈復有偽撰者耶

李太白集注卷七